

外興文人圖舞曲

郭同春

貴州省圖書館
中文舊書

庫文型小

V
10315

曲難國人文

4

作同齊

紀念

泰輝生日

八.一六.

恆 4 凱

總經售 店書活生 海上

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序文型小

曲難國人文

角肆肆圓價定五每

同 發 著 作 著

社 版 出 學 文 者 版 出

店 書 活 生 售 經 總

兵 總 准 不 有 所 權 版

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序

我歡喜文學，卻不曾寫過小說，近十年來常是拿筆又放下的。這其間有原故：一、不敢寫「技工」太笨拙，看見許多活生生的別人的作品，手腕常會發顫的。二是不能寫縱是醜陋也好吧，然而就是醜陋，也常有被「支解」、「腰斬」、「打×號」、「開天窗」和「抽出」的危險。所以，每日每日，過去的影子和眼前的真相一來，「考量」馬上像一堵牆似的遮在前面，腦子裏就是一片黑。

七個多月以前的事情吧，我忽然發起燒來，那時還是冬天。近五年來，熱病就在華北流行着，特別是冬天；發燒，使人們忍耐不了。我自然也不能幸免，於是從那時候起，在昏謔中，這三篇東西便陸續作了胎。

在昏謔中竟見到一些支離的景象，零亂而且矛盾。這場熱病燒得人們夢跳起來，不

至於偉大英雄們的忍飢鬥寒。但是也有些人在徘徊，想要動，身子却又發癢，終於昏沉沉地睡下去了；也有些人不甘於頹然病臥，而歸毀滅；還有一種聰明人，他們想把一些弱人的骨血出賣，換來某種可以享受的貨價。因此我寫了癩，寫了滅。

癩和滅的主人公都不是革命的主力戰鬥員如工人、農民和義勇軍之類，而是沒落的文人。因為我一向過着齊齋和課室的生活，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研究並不是沒有什麼雄心，不過暫時的环境使我不能有什麼雄心，所以只好以沒落的文人來寫沒落的文人了。「革命文學」起來以後，在小說裏面這種主人公就漸漸絕跡，在某一時期的這種人物就有被認為墮落的危險。現在我却覺得這種人是相當不可忽視的。雖然說，在社會戰鬥過程中，這種人幾乎成了廢；可是還能够把菓子變成墳，也能够把菓子變成酒。平時你所討厭的人，你所憎惡的人，他們在社會上要和你所喜歡的人，你所欽仰的人一樣地發生影響。所以我以為這類人的多種面型是值得重視的。在暴風雨中，一言使路綫正確，一言使路綫歪曲，很容易是這種人。

憂和憾是沒有路線的，在沒有動筆之前自己就知道。但是事實壓迫着我，使我不敢去扯謔，讓別人去給讀者以希望吧！這裏只有陰沉沉的猶豫和滅亡，我怎樣用力也講不出一線光明來。不過，我覺得——至少是對我自己——這些型相裏面含着許多教訓，使你知道這世界裏最能說謊騙人的不是僅有的慈善家之類；含着沒落心情的不僅是失寵於主子或失戀於愛人的人之類；道其中也有的是沒落的文人。

因此，我深深感覺到在這般人的身上是難以找到什麼希望之類的東西。在下筆之前，我本來想着或者能夠在這羣人裏找出一點光明來的；可是寫了憂，寫了憾，彷彿在探險無底的山洞，愈往裏走，愈是漆黑，所以我只好轉過筆來，寫了一篇憾，作為這三連故事的總結。雖然人物和前兩篇沒有關係，但是在大的生活激流中三個故事是可以密接起來的。寫，還覺得很吃力，而且寫得也最不好；不過裏面的人物，都是有生氣的，在他們的事業裏也稍有光明的透露，所以我還喜歡這一篇。可是，裏面的主角已經不是沒落的文人，而是有稚氣有朝氣的中學生了。

關於這，有一件不得不聲明的事情，就是動筆的時候，已費過一些剪裁的手統，等到在雜誌上發表的時候，又被刪去好些，所以有些事實彷彿頭尾不接，在姜勻和王伯駿的談話中，有幾段顯然露着割裂的痕跡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，雜誌編者的苦心是應當原諒的。不過在這本冊子裏，我已努力使它返於本來真實的面目。

人家看完這三篇東西，有時要發生「不是小說」之感的。這我却替自己掩護。本來我這樣笨，哪裏會是一個寫得小說的人！我早已說過，不是我要寫，而是現實迫着我非寫不可。所以今年春初的時候，我苦悶極了，像一個被囚在古堡中的奴隸，想要毀掉敵人的戰車，卻又沒有矛和盾。任他春水東流，卻又無此耐心。所以代替矛和盾的只好是這不中用的殘磚碎瓦了。我沒有駕馭材料的能力，我沒有在材料上面加上彩粉的能力，而且寫這三篇東西的時候，自己清楚地覺得是處於被動的地位。我不是一個勇士或戰士，只覺得現實如同兩面山石把我夾在中間，每日地擠得頭要裂開，於是我不得不將那牆上的壁畫摸下來成了這三篇東西。雖然頭疼不能這一下就除了根，却落得個暫時的舒爽。

我敢說，在處理題材上，我的態度是忠誠而且嚴重的。我雖沒有寫「內戰史」和「工場史」那樣的魄力，我却希圖着把被壓迫民族的某一段的生活過程盡量勾勒出來。可惜我沒能完全做到，漏掉的當然要比寫上去的還要多着多少倍。這沒法，原因不須說，自然是很多的；不惟是我的「技工」太差。

近來有些朋友看到這幾篇東西，常常要問我，「其中的某些人物是否寫着某些人的？」這話我不能答覆。因為從有史以來，相似的事情數不清，相似的人物也數不清。

不過應該鄭重聲明的是：我因為看見了某種現象，不能不寫，可是對於所寫的人物性格，敢信絕不會冤屈，同時對於他的地位也絕不會抹殺，並且很鄭重地承認他的存在。我從動筆到寫完，幾乎每篇都如此，永遠沒有存心攻擊什麼；不過現實迫着不能不作忠實的刻畫而已。在這本書裏是希望不到什麼高遠的想像和渾沌的文章的。

爲了寫一段整體的生活，這生活過程中的每一分子都要被提起的可能。有的人要疑心到是給他的一隻冷箭，那沒法，只能說這一面鏡子還可算作一面鏡子而已。

我不是小說家，我希望作一個忠於寫歷史的人。我願意讀者能在這裏多得到一點事實的真相，罵我寫得煩也沒關係。

我的希望只有這一點點。

齊同

八，十，一九三六。

目 錄

序	1
卷一	1
卷二	1
卷三	1
卷四	1
卷五	1
卷六	1
卷七	1
卷八	1
卷九	1
卷十	1
卷十一	1
卷十二	1
卷十三	1
卷十四	1
卷十五	1
卷十六	1
卷十七	1
卷十八	1
卷十九	1
卷二十	1
卷二十一	1
卷二十二	1
卷二十三	1
卷二十四	1
卷二十五	1
卷二十六	1
卷二十七	1
卷二十八	1
卷二十九	1
卷三十	1
卷三十一	1
卷三十二	1
卷三十三	1
卷三十四	1
卷三十五	1
卷三十六	1
卷三十七	1
卷三十八	1
卷三十九	1
卷四十	1
卷四十一	1
卷四十二	1
卷四十三	1
卷四十四	1
卷四十五	1
卷四十六	1
卷四十七	1
卷四十八	1
卷四十九	1
卷五十	1
卷五十一	1
卷五十二	1
卷五十三	1
卷五十四	1
卷五十五	1
卷五十六	1
卷五十七	1
卷五十八	1
卷五十九	1
卷六十	1
卷六十一	1
卷六十二	1
卷六十三	1
卷六十四	1
卷六十五	1
卷六十六	1
卷六十七	1
卷六十八	1
卷六十九	1
卷七十	1
卷七十一	1
卷七十二	1
卷七十三	1
卷七十四	1
卷七十五	1
卷七十六	1
卷七十七	1
卷七十八	1
卷七十九	1
卷八十	1
卷八十一	1
卷八十二	1
卷八十三	1
卷八十四	1
卷八十五	1
卷八十六	1
卷八十七	1
卷八十八	1
卷八十九	1
卷九十	1
卷九十一	1
卷九十二	1
卷九十三	1
卷九十四	1
卷九十五	1
卷九十六	1
卷九十七	1
卷九十八	1
卷九十九	1
卷一百	1

大雪降了三日，天氣顯得格外寒冷。白家清早起來，披起那件受了多年風霜的大衣，皮帽子拉得低低的，拿起手杖，出城到鄉下去。

雪後的郊原，氣象是何等偉大呵！村舍，井臺，……以及蜿蜒的田塍，都被皚皚的白雪掩蓋起來。上面是一片蔚藍的天空，又蔚藍又純潔，遠遠望去，藍藍的一帶青林，彷彿在青天與雪地之間鑲了一道淺黑色的花邊。太陽光從東南方射來，雪地上便似有萬千小星向它睜眼。晨風從北方掃來，掠到皮膚上，針一般的刺痛，使人的心裏發冷。

家人藉着手杖的力量，在雪地裏拖着他那雙笨重的腳，蹣跚前行。雖然累得渾身

是汗，與頭却没有少減，以口中的長吁作爲生命的昇華，彷彿他是一個奔波的老馬，受着命運的鞭策，除了欣賞自己的呼呼之外，還有什麼生趣呢？這時候，沒有車馬，沒有行人，沒有覓食的寒鴉山雀，彷彿有聲音在對他說道：這樣才是淨煉的宇宙，才是自然的真容。他笑了，覺得此彷彿是從地獄裏出來，那消磨志氣的鬼地獄，從新投身到地母的懷裏，吸吸那多時渴慕的自然之乳汁。他歡喜得幾乎要叫了出來！

『雪國的故鄉一別已是十年了，真有點兒不堪回首，』他因而想到故鄉冬山的美景，霜雪婆娑的『樹掛』，拍撲江上的冰橋……繼而朦朧的憶起和長工在雪田裏追小鬼，在冰窟裏捉獺子，『可愛的童年呵！』他猛地驚醒，面前何曾有什麼故鄉？

『往事簡直是一場春夢呵！』他用力將左腳從雪裏拖出來，同時右腳又隱進去。他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塊經過百煉之後的廢鐵，造物者爲了滿足他的理想和志願，殘香地在他身上加以錘煉，使他的週身細胞不斷地消耗於喜怒哀歡之下，直到成爲廢鐵了，造物者的錘子彷彿還未停止。他雖然時常覺得一肚皮感傷有如無邊的春水，却又不無自

滿之感：無論如何現在比從前強得多了，在學問，在經驗，在地位，不錯，地位也是要的。他近來所以還能以創傷之身支持着頗為不小的事業者，多半是因為這類自滿的魅影纏繞着他的靈魂的原故。尤其是地位！不錯，在社會裏面競爭，地位也是重要的。人在最初努力的時候，是為生存而生存的；偶然獲得了地位，便要為地位而生存了。於是，行動反側不如初出茅廬時候的自由與隨意了。每行一步，要多些顧慮和較量之類的事情，或排除或遮掩有礙於那地位的障礙物；這樣，則生活愈難，愈苦，人的思想行為愈複雜，愈變化，最後如同通過圓孔的方木，和最初時便判若兩人。環境決定一切，環境是偉大的。

家人在青年時候，是很有勇氣和毅力的。那時他以為生活的意義，就在於冒險。在十八歲到卅歲中間是他一生最燦爛的時代。他牧過羊，種過田，賣過苦力，坐過牢，一夜走過八十里的雪路……可是他終於成了一個教育家。『我已經入了老境了，』當他憤慨於所業無成的時候，常是這樣歎息着，用右手作一個搖頭的姿勢，雖然他還沒有留下鬍鬚。論到家人的俊貌，也還算不壞，在青年時代，也還算得英俊；現在雖然還不到五十歲，頂上

的頭髮，已脫落好些，順勢來一個捐頭，倒還够個學院派的味兒；兩頰深陷；雙眸炯炯有光；瘦長的身子，微撥有點兒駝背，表示他在書案上下過苦工夫；總之，他的神氣，說得恭維些，是道貌岸然，說得不好，便是一架活骷髏。

他是一個自學的人，五四以後，他以漂泊者出身，從經驗裏得過一些實在的學問，書齋的工夫，確也下得不少，看他的駝背就會知道。就以研究教育而論吧，在從前他確乎有些理想的路子。這年頭，理想是最能動人的，所以在他尚未能給這理想找到出路的時候，他已經成了名，有了地位。然而，他的苦悶却日見加深，這也是自然的事。因為人一有了地位，就不能像從前的胡幹，每走一步，都似在薄冰上戰兢，結果縱使成就了，其中也免不掉有若干的虛假。他就早這樣。有人因為他是教育家，便好意地幫忙他弄起一個事業來，這事業便是一個試驗師範學校。在起初，他對於這事業感到極大的興味，因為理想的作祟，他認定中國的不強，端的就是壞在教育上，所以他抱負的希望真不算小，可是漸漸他帶着笑面把學生送到社會裏去之後，不久便感到大大的悲哀。他驚異地看見他的學生

所得的也不過是混飯的技能，所謂教育事業，也不過是替人家去哄哄少爺，抱抱小姐，原來他的理想都成了泡沫，好在他還是一個深沉多思的人，在失望之餘，馬上便能去尋求這失望的根柢，於是他的思索又進了一步，覺得他所辦的仍然是少數人的教育，對於他那含有社會國家意義的目標相距很遠。爲了這個原故，他曾經幾度要放棄這種毫無意義的事業，然而他又沒有路，他知道那樣一來，他便更加空虛了。『走法不對，這條路也許是對的，』在這種提示之下，他開始要把力量轉移到鄉間去。終於他的目的達到了，在離城五里遠近的一個村莊裏，設立了一個農戶學校。

『城裏是造不出什麼人才來的，』他時常對他的朋友發出牢騷，『我所謂人才，是含有社會意味的，要知道，鄉下人是需要教養，容易教養，因為他們都是淳樸的農民。』可是在第一年裏，他並沒有得到什麼成就，因為他無論如何總算是一個小小的名流，所以人家便時常拉他做什麼委員和講師之類，精神當然要被分去了好多，所謂『鄉下』不過是應應名，算是有了一份事業而已，事實上却是他的小徒弟們去幹，成績的不好是

可以想見的。

當年的秋天，他越想越不够味兒，想來想去，還是要自己去幹，城裏的事情又多，沒有時間允許他久住在鄉下；無可奈何，便來了個權宜之計，他只好每星期到鄉間去上兩三天，這在他也是破釜沉舟的意思。我們這故事的開篇，便是他冬日下午鄉的一個早晨。

家人在雪地上拖着笨重的脚步，汗氣在面前起了一層霧，雖然太陽已出來多高，空中彷彿還有霜粒閃動。他把左腳抬起，右腳馬上陷下去，「世路就是這樣呵，什麼時候抬不起腳來，人生的旅程便算終結。」

他原是熱心愛着他的國家的人，可是還未等他能够盡力的時候，他的故鄉已丟掉，這算是他平生的憾事。他每逢吃飯的時候，便會想起放炮裏那些潔白的小米，豐肥的大豆，……他不能下嚥了，所以他弄得這樣瘦。近幾年來他時常看着本國地圖的殘影而發着歎息，並且在夢裏看見政府出兵和敵國開了仗。近來他的鄉村事業也是含有這種意義的；但是他覺得有些晚了，「爲什麼不早些動手呢？」想到這裏真是追悔不及了。因此，

他有時候也常發着寂寞無聊之感，以為人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。

他掙扎着往前走，不久便轉過一帶小小的榛樹林，枯枝上掛滿了雪漿，如同兒童夢境裏的聖誕老人。道路更顯着難走，看去是平舖的雪地，踏下去便遇見石塊，僵土塊，有時就是深深的一道車轍，他覺得雪地行走是有味兒的，然而裏面却含着苦。

『我所着手的這十年生聚一般的事業有什麼用處呢？』這是他時常向自己發問的句子，現在，當他坐在一顆倒下來的枯樹幹上歇腳的時候又把這問題提出來了。這問題顯然和他的素日主張不啻一貫。不過在他那教育救國論裏面，這個問題是必然存在的。

他想，按着目前的情形來看，他的計劃是有些來不及的，環境迫着他成了一個誇大的人，自己實在覺得冤苦。然而又不能不做下去，若那樣便是無事可做了。『索興來一陣狂風暴雨也好，否則這蒸人的溫氣確是有些難受。』他希求整個毀滅的心不下於希求自由，不過他還不是極端的感傷主義者，他還有一線渺茫的希望，這希望是極其確心的，

有時他自己都會不相信。然而這種渺茫慾求，時常叫人把他的基礎建築在沙基上。他雖然是在做，其實是在等待，他常常希望有人來和敵人拚一下。然而這和敵人拚一下的人却不是他自己，那只好等待了。

『假若我沒有老婆孩子，我早就幹下去了！』他站起來，拍拍身上的雪屑，把手杖換到左手，右手作出一個搖擺的姿勢。

其實他這話完全是自飾之詞。即使他沒有『老婆孩子』，他也不會『幹下去』的；縱是『幹下去』，也不過是重新『幹』那謀求『老婆孩子』的營生。

家人是一個情感主義者，雖然是受靈風霜將近五十歲的人，童心還未脫却。幾句好話，便可以使他忘記對方是敵是友，特別是女人。他的家庭很好，除了太太之外還有兩個孩子。他在外面做事，受盡苦惱，一到家裏去，妻子的笑臉和稚子的童聲，將他的憂絲一下洗盡。然而有時讓他倦怠舒適生活忘懷外面的現實也是在此。有這種富於魅惑性的生活扯着他，只好奮激地期待着了。所以他想中國有天皇也好，有希特勒也好，有……也好，

甚至他對於那自己素來認為不可能的一致對外，也幻出強烈的信仰。

然而，事情不是別人的呵，他似乎不能理解這個句子；其實他何嘗不能理解，不過是哄着自己，騙着自己，不去理解罷了。他想，萬一自己喊喊，別人做做，新生活一定會成功的；於是他這些年儘管這樣喊，所得的結果是白費力氣。

「雖然做不出，也不能不做呵，等着吧，時代自會到來！」這種思想在他的腦袋裏翻着筋斗，他簡直像似等待散場的學子了。

今天，他帶着一團朝氣，走出城來，彷彿像一個赴敵的戰士；及至走進了雪田，面對着大野，宇宙以其純潔的力量滌去他心中污垢時，他便清醒過來，陡地感到悲傷。他覺得眼前雖然平鋪着雪路，其實底下却暗藏着荊棘、石塊，因而感到正如他一生所走的道路一樣。

「什麼時候這雪才能融化呢？」他的脚步拖得更重了。他無心欣賞眼前的雪景，又彷彿還還有耕牛在嘆息，鳥鳴報着晨音，他幾乎要把自己埋葬在雪路裏。

『太陽的熱力終有加強的一天，縱是沒有夏天的酷烈，春天也好。』他心裏這樣想着，腳步加快；漸漸聽見鷄鳴犬吠的聲音，一抬頭，五里的路程已是走到盡頭了。

他首先看見的是他那幾個服務的得意門生的假笑，隨着那農民的模樣而呆鈍的臉也在門際出現了。於是像似衆星捧月一般，他被這黑壓壓的一羣擁進了那所作為暫時校址的破廟。方才重壓在他心頭的失望與感傷灰燼，已爲歡喜之泉所澆滅；一肚皮的牢騷溶溶於甜適的笑語中了。

二

家人很苦惱，他的苦惱彷彿隆冬的積雪，越來越深。

早晨去上課，頭上的飛機往復的盤旋，像以待機下擊的老鷹，五架，七架，九架……路上的行人，彷彿逃避禍事的小鳥，欽住翅膀，東鑽鑽，西鑽鑽。

『又來了，』他想起四年前故鄉淪陷的時候，這古老的都城，也會籠罩過這樣的死

氣，街口上堆着沙袋，通街上擺着機關槍；夜長時，一般人還睡在夢裏，城頭上的高射砲砰砰地將他們喚醒。『現在還怕有更大的災禍呢，』他想到戰爭來了，不免又懊悔他的鄉村工作動手太晚，並非他不肯負起救國的責任，乃是時間不肯等着他。於是他想到目前的禍事，想到將來的生活，想到他的家庭，想到鄉間淳樸的青年農民；他的心裏漸漸失了指針。等到車子一停，他清醒過來，看見車夫不耐煩地伸出一隻要錢的手，他才知道已經到了校門。

『對不起，』他照例說了這句話，——他無論在什麼場合，對什麼人，都是好話這句話的——付了車錢，走進去了。

在這非常時期中，大學裏的功課就格外難講。無論你講的是政治經濟也好，講的是解析幾何大代數也好，在這緊張的時局之下，教授一上堂，便要遇到這樣一回要求：『談談時局。』

實在說來，學生的心早已浮動了，他們有着他們的苦悶，青年人原是瀟灑天真的，在現今的中國却有着些例外。因為環境的決定，使他們多加了一種思索，除了用心讀書之外，他們常常會想起『讀書有什麼用？』和『將來應該怎樣去求生？』『畢業即是失業。』他們早就知道，現在的中國青年大多數已不把讀書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了；一部分人幾乎是把讀書看作一種職業，因為捨此便無事可做；一部分則是想從此中求得生活的真諦，認識人生。所以目前中國青年人的需要是不同的，原故是他們沒有那安適的環境。

『談談時局』在他們是必要的，同時却苦了一班教授們，因為他們常是在敷衍舒適中討生活，不見得都會放眼於他們的私生活之外。然而事情終於來了，使他們不能不於講義之外別有準備，其苦處是不難一想便知的。

『談談時局』並非解除煩苦一類的無聊舉動，有時還會增加煩苦的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人對於煩苦更加認得清；有時却又痛快，正如清醒的病人意味着他自己的創痛一般。

家人對於此道是感不到什麼不便的，反而有著他的興味。就是在平日和友人談起話來的時候，他也願意津津地談出他對於時局的見解，並且有時候也願意接受朋友們的和他相類似的意見；假若和他的意見相左呢，他也不過默然片刻就過去了，絕不反駁，因為他認為各人有著各人的自由。

他分析了時局之後，也有他的主張。他的主張自然是救國的民族主義的教育，因之他極力勸解學生信任政府，要積極準備，以待國用。

『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必要的，同時軍事訓練和救護工作也是必要的。研究會的目的是要清楚了目前社會的問題與現象；可是一旦間，國家要用你們的時候，沒有應用的技能是不成的，打敵人也更要放槍啊！』他的左手用力揮了一下，右手照例作了一個搖頭的表式。

『國家現在沒有精神顧到我們，我們應當自己準備才好！』他又比擬了一次搖頭，及至學生再請教他怎樣組織，和是否容許他們有槍的時候，他便覺得問題來得太瑣屑

無味了。

「我們不能那樣搗糊，到時候自然會有辦法的，我們不能那樣搗糊，那是唯心論！」

——他覺得他的方法是極其唯物物的。

這樣，學生之中當然要有異議了，然而他們却不說明。他們覺得家人還不失為一個好教員，就看在他那熱烈的姿式，也不肯諍他，紅了臉走下講台去，本來常常爲他們所欽佩的教員，這幾天不是罵大街，便是出語淒涼傷感；他們知道這也一槩不足以幫他們的忙，反而弄得滿室陰沉。因之，家人的臉上也就增加了幾分傲氣。

然而，在這裏以有辦法自負的家人的心裏，也以爲自己的主義是飲鴆止渴。他覺得眼前漆黑，沒有路，沒有路。

家人隨着下課的鐘聲走進了教員休息室。

休息室像一面鏡，教授們的眞面孔在這裏都會映現出來。大學教授在P城裏要算

是一種重要的出產，又都是些名流，他們的學問多是從外國帶來的，因之雖然中國的事務他們還未必有學生懂得多，中國信還未必有學生寫得通，然而他們却都有一種異樣面孔是為學生所不及的。說話的時候揀學生所沒聽見過的來說，類似外國街上有多少汽車之類，也足以使學生自慚形穢了，然而，一進了休息室這屋子以後，一切真面目便都顯露出來。所以你若能謀得休息室聽差這份小小的職業，下課鐘響了之後，——有時還等不到——熱熱地送上一塊手巾和一杯熱茶之後，便可以聽到許多離奇的故事了。日子長了，便可以知道那位教授做公債賠出了半年的薪水，那位買了廿條杭空獎券偏是一條都未中，這一星期張教授的牌運不佳，昨天隔紅和鳳寶沒有到李教授家裏去一類的新聞。……至於誰的脾氣各別，誰的太太是交際花，誰喜歡人家向他叫老爺，誰到關帝廟裏討過簽，這當然都是餘事了。總之，教授們一進這個屋子，才成了真人，在某方面說來，真知道教授的人却要算是休息室的聽差了。

家人一進來，看見熟人很多，點點頭便坐下去喝茶。

今天屋子裏面的空氣很嚴肅，彷彿沒有使人剝去假面孔的機會。三五個人想是倦了，坐在角落處靜靜地咀嚼着他們口裏的紙烟味，其餘的人都圍着屋子正中的長桌，激烈地討論着什麼事情爭論的聲浪很高，捲過了外面空中軋軋的飛機聲。

『中國人這一次再也不能不幹了，辰娘！』周教授全身的血液彷彿都湧在面上了。他是P城的老教授，眼見他的弟子中間有些都和他成了同事，他却仍然覺得年輕，沒有留鬚便是一個好證據，此外，十年來人家問他的歲數永遠是卅五。他無論講什麼話，永遠掉不了『辰娘』，在講堂也是如此。記得有一次邵斐來了觀察專員，也曾因為聽了不順耳，提起官架子指斥過，事後周教授對人憤憤地說，『辰娘，管得着人家說話嗎？辰娘！』

『人說中國人和妓女一樣，』周教授繼續說道，『妓女也是要面孔的，她爲了錢和人家睡覺，然而你要她在大廳廣衆中間和人睡覺，給她多少錢也不會幹的，何況事後還要讓他自己向人去明說中國人現在真就是這樣，只要顧住面子，多少土地也不要緊，多

少不平等條約也不要緊；可是還要說明，那就不行！中國人是有傳統根性的，中國人愛面子，……所以非打不可！

『這話也靠不住，比如一個妓女幹慣醜事了，面子是沒大關係的，左右的自然是金錢了，因為惟有金錢，才能使她生存。』魏教授噴出一口煙氣，冷冷地說。周教授彷彿急切找不到相當的答辯，默然坐下，他的臉上似乎還沒有退下血色去。

由大家的談話中，家人曉得了時局很不好。同事中間有好幾個藉着父喪或娶兒婦的名義全家南遷了，也有些社會上知名的人無端地失了蹤。東西車站擠滿了人，箱籠堆滿了月臺。有些人因為安土重遷，或是欲行無路，蹲在這裏發牢騷，顯見是國難已深了。家人想了自己的事業，想了想太太和孩子，心中有些失去了主宰；然而他是將近五十的人，還有着殘餘封建的力量在腦子裏作祟，便是還有『氣節』這字樣在他的腦子裏出沒。他想到黃公度，想到正氣歌，不僅感到了自己的偉大，也感到了一般文人的偉大。

家人默然呷了一口茶，一回頭，看見了雷老教授。雷老教授是教育界的老前輩，原先

做過幾任縣太爺，和財政專員。後來洗了手，覺得教書可以解悶又能強健身體，便抱着一部財政學講義到各大學佔取人家的飯碗，自己原來是爲寫章，却無形中擠得人家不得齊數。近來又作到財政系的主任了，儼然是不得了了。據他說，他的講義內容很好，特別是民國以後的財政史編述得更爲詳盡，因爲那是他自己的經驗；可惜未把自己每年收在私囊裏的款子記上，不然將更是天下奇書了。雷老教授的相貌雖然不大漂亮，却是紅光滿面，顯然是保養有素的，微微有點兒酒糟鼻子。衣服却極樸素，在老教授自己想這是美德，同時土匪見了也不會綁他一票的，若不是老頭子長得太胖而且坐落包草，簡直要被人家錯疑他是一個道地的『普羅』了。

『這裏快要有別人來了，您覺得怎樣呢？』家人不相干地問了他一句，不料却激出他一篇高論來。

『誰來了還不是是一樣，飯總是要吃的，』他兜頭家了家人一盆冷水。『况且，我們講的是「三民」，人家講的是「民本」，更要好些。老兄，』他顯得很客氣，『我在這裏住了

這些年，打從隨我的祖父到這裏來起，不知看過多少花樣了，每一次都是那一套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其實青年人都是耐不住性子。我們到了歲數的人……」

家人扭過了頭去，老人彷彿還很健談，絮絮不休。其實在家人聽來簡直是一種侮辱。他本來是一個還保有相當的青年血性的人，却被這老朽拉作同類，他覺得今生的羞辱沒有過於此的了。

「晨娘……」他又聽到周教授的聲音。「李甲和真不是東西，他竟去作了六等漢奸！我絕對不能容這敗類！我說他近來見着找老是鬼鬼祟祟的，原來他還有這樣的把戲呵！」

「其實這也難怪他，」魏教授冷冷地說了。「人急造反，是不錯的。不過……可是他近來時運就不好，救書賺來的錢，一下都糟得精光。今年因為生意倒閉了，老頭子幾乎連口粥喝都沒有，這個虧空怎能補上？所以他急了，沒有路，不得不……不過，要抓就抓個大的，那區區的中學校長怎能幹？他是個做過院長的人……老實說」他想了又想又道「這

年頭，誰不想做漢奸，只是不願得到這個頭銜而已；所以大家都在把馬桶往別人頭上去戴，終會有人輪到的，唉——」他長長地歎息了。

原來李甲和道人也是教育界老人物，家人也認識的，這次却跑到C東去作中學校長。家人覺得氣節是文人的靈魂，文人若是喪了氣節，是罪無可恕的，所以他非常氣悶。他悶悶地喝了兩杯茶，腦子裏的思想很是紛亂，彷彿他在黑暗中盡力抓取光明，結果却是無所得。他覺得頭痛，眼前發花，耳旁時時傳來「鼠娘——」的聲音。他覺得彷彿馬上就要毀滅。

他極力鎮定一下，盡全身的力量塞住他的聽官，然後立起身來，抓起帽子，逃出了這面「鏡子」。

三

古老的城中充塞着沉悶的氣息。白日人們在機聲之下走着逃避的路，戰慄，恐怖；一

入夜，大街上更顯得鬼氣森森，除了夜巡兵的單調的皮鞋聲和武器聲之外，彷彿只有憶往來的幽靈了。

家人每日城裏城外忙着他的事業，頭上如同壓着一塊鉛。空氣自然是很緊張，他的友人有幾個入了獄，其餘的也都找不見了，他覺得很孤獨。傳說政府遭受了人家很重的壓迫，一般大人先生們都在感到束手無策。他想，時候到了，時候到了，未始不是好事；他以為沒有出路也許就會是一條出路。然而，從南來的朋友帶給他一種極不幸的謠言，說是這古老的城已經被劃入放棄地帶；這使他陷於十分恐慌，十分悲痛。他覺得他日來的着急和努力都是白費力氣，國家已經不要他了。

『滅亡』已籠罩了他的全身，他想，第二次亡國的命運是無從逃避的。每天他的學生總是要問他『怎麼樣了？』和『我們應該怎樣辦？』他答不出，急得在講堂上落淚。他眼見學生希望他的非常急切，假若這時他能說出一句肯定的話來，學生便會跟了他走。但是他沒有肯定的話可以說出來，以他這樣素日極有辦法的人也束手來了。不得已，

他勸學生要在短期間好好地紀念清國和國族親愛，因為快要看不見了。說到傷心處，他哭，學生也哭，把一個廢墟的講堂頓時化爲一座淒慘的墓地。

昨天蘇金鑾從外縣來，他是一個辦小學教育的，有才幹，吃得苦，像個鄉下人。一見面家人便問道：

『老蘇，完了，怎麼辦？』

『反正還不是早就完了，推著混吧，我有我的主意。』

『請問，不讓你幹了怎麼辦？』家人的右手在額際摸了一下。

『我下鄉，還是幹我的。』

『抄了你的家，轟了你走呢？』

『哈哈，那更不怕！我家裏有山，山裏有土匪，我怕什麼？那真是好機會，山裏一跑，土匪

裏面就不能作教育工作嗎？』

家人馬上覺得自己的身子要縮下半尺去，他痛切地感到自己不如老蘇了。老蘇是

鄉下人出身，沒有老婆沒有孩子，能够吃苦。他却是個名流，名流離開城市是不能生活的，何況再想到妻子的嬌媚，孩子的天真。他陷入無底的深淵了！

今天地帶着倦容回到學校來，頹然坐在沙發裏。他燃起一支雪茄，烟氣馬上在空中宛成一個小圈子。他想起他的事業也不過是烟圈這樣大小，這樣虛浮，這樣存在的瞬間。誰能有這樣力量使它永存不滅呢？等到第一個圈子散去以後，再想吹成第二個怎樣也弄不成功，於是他感到萬事都是出於偶然了。

漸漸地，他想起去年和楊立君的一場辯論來了。那時正是初秋的時候，暑熱還沒有退盡，他們利用休假日，買了酒肉跑到西山去賞野景。楊立君原是他很好的朋友，又是同鄉，交情也有十年之久，所以格外親近。事變之後，他們都成了流浪人，所以常好到一起喝酒，發發不大有意義的牢騷。他們中間，交情雖深，思想却不大相同。在他看來，楊立君這人酸氣很大，時常對他的事業就彷彿看不起；談論起來，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像他一樣

的那種信心，說出來的話都是冷冰冰的。然而家人却歡喜他的為人爽直，見解透澈，言簡意賅；所以雖然有時無心中傷了他，他也不介意。好在楊立潛是學文學的，他們可說是道不同，因之也就彼此不礙路，在這種場合中朋友的關係是可以保得住的。

他們玩了一個下午，彷彿遊興還未盡，因為他們還要食看初秋月色的原故。於是在太陽沒下山頭的時候，他倆便提了殘餘的酒肴跑到玉皇頂上的半山亭。這裏是西山最爲遼闊的所在，碑上即是那葬着中國偉人衣冠的碧雲寺；往東看，隔著金碧隱隱的頤和園，P城的輪廓便完全在望了。

隔夜落了一場細雨，再經過一日的風平浪靜的陽光洗沐，山野間顯得格外青蒼。山頭的落霞已隱去，玉泉山麓升起疎薄的一層霧氣，晚星漸從天際閃出；不久東方便推出那皎潔的月輪來。村舍的炊烟漸息，人聲寂靜；除了犬吠聲和牛羊的歎息之外，簡直靜到連樹葉相拍的聲音都可以聽見。

飲了幾口酒之後，兩人都有些勾動愁腸，萌發了故國之思。於是滿腹的牢騷便傾洩

出來。

他倆由故鄉談到家庭，談到國家，談到將來的志願。立君是過於感傷的人，使家人感到不快。他想，像立君這樣人，現在不知有多少，說話的口氣非常大，什麼都看不起，什麼也不能做。他的見解則不然，對萬事都要採取調和的態度，覺得不如此則當真是無事可做；比如民族教育吧，若不憑依有力者的權勢，就不會做到的；理想要立得太高，處處都要碰釘子。只要可以做事，和什麼人妥協都是可以的，他歷來就是這樣主張着。

那時，他正作齊鄉村教育的計劃，他覺得若是給他三五年的工夫，一定可以收到相當功效的。

『那麼，你打算怎樣去做呢，我的意思是說，招來了學生，你要怎樣去施教呢？』立君聽過了他那一片偉論，皺了皺眉說。

『叫他們識字和寫信是不用說了；不過這當然不夠，這不過是洋紳士辦教育的方法。我想在這之外，要他們團結起來在我們的領導之下，做一點與民族解放有利的工

作。」

『你想你當真能够領導他們嗎？我說，你的生活和他們那樣的不同！』立君啞了一口酒，他的長髮紛披下來，像一個中世紀的術士。

『我很願意他們看不起我，不要我去領導，可是……我……他們……』那，你的意見是怎樣呢？家人遲疑地問。這時月光射入了亭子，他的瘦影長長地投在地上。

『依我說，』立君略頓了一下，『在開始去指導農民之前，我們還要多費些思索和準備的工夫呢！我想我們現在的資格還不夠，第一，對於他們的生活就不了解。現在下鄉去自然不是壞事，可是要認識自己的幼稚，去掉成見，不客氣地說，並不是指導人家，乃是對於人家的生活求得精細的體驗；這種教養我們是必要受的！』

從東山起了一片浮雲，遮住了月盤的半邊，立君的心裏也似受了這陰影的壓抑，鬱然苦笑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『這種教養是我們的試煉呵！鄉村教育辦了這些年而沒有成績，便是我們在教養

上和農民有極大的差異，結果我們是我們，農民是農民。至於團結呢，彷彿更遠了，……我們只能給他們以啓示，不錯，啓發工作，團結呵，等到他們明白了之後，大時代一到來，他們用不着我們的幫忙，自會團結起來的。」

「你這簡直是等待主義，」家人說，把手擡起又放下了，神情很激昂。「你每日裏只說城裏人不行，坐看鄉下人受着痛苦，永遠在等待，眼前的罪就沒法受，這是凡在人道主義旗下的人們所不能忍受的！你說等着大時代到來；什麼時候才能到來呢？而且，我對於這大時代就不很清楚，是什麼？是人類的天下，是獸類的天下？我只知道，我是一個公民，應當做我這公民份內的事。升得越高，跌得越重。與其等着不做，還不如做一點是一點。所以我還是擁護我這半步主義。」家人勉強壓住他的奮激之情，看立君怎樣說。

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，」立君笑了笑說，「我不是叫你等待，強拉你不讓向前走。我不過覺得自恃是很危險的。到鄉下去，首先要體驗他們的生活，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那樣生活過，甚而對於那種生活就不了解，使他們同化於你的生活，當然是害了他們，這是你

所不肯幹的。不然，你根本對於他們的生活沒有了解，將從哪裏牽手指導呢？我說，還是首先去學習，首先刺去了紳士的外套，不要拿出那尖酸幽默的高等華語和他們講話。因為他們不懂，要先把自已試練成一個健壯的鄉下人，便好。我們的知識他們是需要的，却不需我們那些專門術語，尤其是我們那頗為危險的不健全的意識。」

「比如說，你讓他們明瞭的是什麼，你讓他們做的是什麼呢？除了認字和寫信之外？」停了停，立君靜靜地問道。

「自然是由個性發展上著手，然後引上團結的路。」家人頗為具體地說出他的解答。

「這話我覺得還是空洞，」酒已喝光，立君像打望遠鏡一般地拿起空瓶蘸了一下，「這是你的原則。我覺得在這之前還要經過好多步驟。聽說你要替他們講解民族革命，而且要講地圖的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這都是公民所應知道的事。而且，不走這樣的路子，是沒有別路可走的。」

『你說「公民」，你知道農民根本就不懂這兩個字的意義嗎？何況……』立君啞然笑了一下。

『我正是要他們去懂啊！』家人搶着說。『要作好公民是應當受良好的教育的，這種教育要在生活中取得，「生活即教育」這是我的宗旨。』

『又來了，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，』立君道，『人都有着這樣毛病，比如醫生願意說醫術濟世，藝術家願意說美化人生，……都是一樣。其實，這些話都不見得完全正確，結果都是爲食而生的。不過有一點是應該注意的，就是他們現在沒有飯吃了。假若藝術或教育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結果便陷於很爲可憐的地步。至少如同看了地圖然後感歎一類的事，都是次要的。自然，我並不是反對看地圖。』

『那末，你以爲怎樣施教才好呢？』家人作出一個盤詰的姿式問道。

這時明月已是當頭，除了疎稀的小星之外，不見一片雲屑，四下裏靜蕩蕩的，一切都入了睡鄉。立君那兩隻睜松的眼睛發着火也似的光，吐出了下面的說教：

『關於這，我是持着不同的見解的。農民每天受生活的壓迫，幾乎失了他們的魂靈。現在你告訴他們去救國家，簡直等於和他們開玩笑一樣。因為他們不但不了解自己的國家，就是自己本身也還不了解。他們每日過着牛馬的生活自己却不知道是在做牛馬，我們覺醒他們的責任就在這一點。第一，應當使他們認識他們自己和他們與土地的關係。讓他們知道土地是怎樣的可愛，是他們的生命，是萬人食糧的寶庫。其次，應當使他們知道本身的地位並不卑賤，現在的卑賤生活的造成不是由於命運，乃是由於畸形的制度。還要告訴他們，他們並不是受別人的養養，乃是在養育着萬人，給地主交租是他們極端的和善。一切土壤，麥田，玉粟，……都是他們汗血的結晶，這樣，他們漸漸知道自身和社會和土地的關係，漸漸知道愛他們的土地，知道自己原來就是土地的主人，然後才能和他們談到愛國家愛民族，因為這「羣」的力量可以使他們的陣營成為強大。……』

『當時我却沒有贊成老楊的意見，』今天家人在烟雾中想到這裏，不禁若有所感。他覺得那種意見不是不可以接受，不過有些高調的意味，他覺得與其說了不能做，不如

退一步以求其適應環境，家人對於什麼事情都是不肯走極端的，而且永是持着第三者的態度去爲別人幫忙，雖然他却因此成了名家。

現在他想當時沒有聽老楊的話，未始不是塞翁失馬；但是想到一年來的失意，不禁殷然嘆息，坐在椅子裏獨自咀嚼着苦味，是欣賞呢，是酷刑呢，連自己都弄不清楚。

四

幾日以來，天氣異常寒冷。烏鴉因爲爭巢，由天空丟下牠們的死屍，麻雀找不到粒穀，一羣羣凍斃在雪地上。時序已交了三九，這是必然的；人類却願意凍僵了他們的心。

天冷，空氣也顯得緊張；天空的飛機一發噓響，人們便有炸彈落在頭上的感覺，的確是有些嚴重的意味了。其實，『嚴重』這名詞在IP城人民的腦子裏已經和『平常』差不多。他們都是中國人，對於戰爭都是很很有經驗的，有許多人頭上，曾經飛過彈雨，這不算，就連普通人對於戰爭也很熟悉。你看，街上買報的小孩子，在他們那類似廣告性的叫

聲聲中，『戰事報』就是一個響亮的名目；人們對於這個除了多少注意之外，還是覺得好玩的。

這幾天來，飛機更是成羣的飛來，當然是觀光；同時中樞也要開會應付那十三項嚴重的要求；孩子們除了喊『戰事報』之外，還加上『喂，……今天……新消息……十三架……一大枚……』這樣動聽的有聲廣告，但是從昨天起，忽然消逝了隆隆的聲音，同時孩子們的口裏也改爲『看……×××××委員會要成立了……一大枚……』

今天家人從鄉下回來就幾乎沒有進了城。

是清早，他趕到城裏來上課。當他走到城門邊的時候，一羣灰色和黑色的軍人攔住他。

「哪兒去？」

「進城去。」

「做什麼的？」

「教員。」——他看見城門還開着半邊，於是他告訴他們說就是這裏學校的。

「你的學校有多遠？」——似乎沒有聽清楚。

「進城就到。」

「我們這是命令！」

終於經他再三懇求，結果是「偷偷地進去吧，下次一定不成！」

他從門隙裏溜進來，輕輕地歛口氣，彷彿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竊賊了。他不明白為什麼竟不准他這種守法律的公民進城，他不明白為什麼通融之後又可以進來，他疑惑……

他懷着滿腹疑團往前走。街上擠滿了人，馬路兩旁有保安隊密密地列着步哨，時發出喝喊與鏗鏘的武器聲。他緊走，手杖敲着地下，不久便到了校門。

門口也很是紛亂，使家人瞠目驚愕的是往日守門的衛兵不知到那裏去了，却換了

十二個保安警察。

『接教了，交給人家了，……倒也好，這麼一來倒是一種光榮！』家人心裏這麼想，口裏却沒敢說出來，他走上了石階。

『做什麼？』

『到學校裏面去。』

『你是裏面的什麼人？』

『我是校長。』

『校長，好了！』一個站在前面的兵說。『你們學校的學生走出去好些，你要負責任的！』

『爲什麼，請問？』家人迷惑了。

『回校長，他們有的去請願，攔擋不住，曾先生被他們打了……』衛兵不知從那裏鑽了出來。

『呵……』家人這時才明白原來是發生了學生運動。『也得讓我進去呀！裏面這

有學生沒有，老吳？」他問衛兵。

「還有，都在教室裏鬧，沒有上課。」

家人走進學校去，課堂已經沒有多少學生了，不用說，請願的去請願，其餘的鬧了一陣跑到宿舍裏睡覺去了。校門外的軍警却不能因此就撤去。

他走到曾先生的屋裏去。曾先生是學校裏的訓育主任，和家人也是多年朋友，看來好像一位五四時代解放的女性，一切言語行態都留着那時的影子。因為年歲大，思想過時，所以學生不大滿意她，女孩子們信口胡說，叫她做『改足派』。不過她有一件長處，就是對事情都認真，不敷衍，講對得起人，不像那一類只做面子戲的人，因此家人倒很尊重她。

聽差一打藤子，家人便嗅得很濃的火酒氣味；曾先生在床上臥着，手捂着臉，額上纏着白布。坐下以後，才從曾先生的口裏知道下面的事情：

早晨八點鐘，照例是學生作週會，打完鈴子之後，學生中就浮動起來，原來他們已得

到了今天請願的消息。後來幾個代表跑到曾先生那裏要求出發請願，她想，家人沒有在，而且這事情不知輕重，倘若開了鎗，誰負責任？所以她答應沒有過了十分鐘，大街上吵起口號來，學生便往外衝，她命聽差們攔着，一時秩序很亂。這時恰好來了警察，一部分是衝出去了，其餘的人遷怒到她的身上，便亂打了她幾下——其實這是教務主任請來的——結果是左臉腫了，額頭破了一塊皮。

『倒沒有什麼，不過憑良心說，我是愛護學生的，我也沒有喊警察來，你又沒在這裏，白先生，看我的担子有多末重！真不易，我不能再幫忙你了。』

『不要緊，休息一下就會好的。至於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。』他安慰地說。同時他又想，『你讓他們出去不就完了，這蠢貨！』

這時候，教務主任蔣國秋進來了。她的樣子很摩登，窄窄的旗袍底下露着幾寸跟柱的高跟鞋，給人一種走起來馬上就要傾跌的感覺。尊容雖然不怎樣漂亮，顯得她搨得兩塊額果大的紅頰印，遮住裏面的淺淺雀斑；眼睛努出來，看去好像金魚，這些都不要緊，因

爲她自己覺得把鬚後的頭髮變成鳥巢的形狀，便掩住了一切的醜陋而且襯托得更美起來。這樣一來，學生便替她起了一個綽號『秃尾巴鴿子』。

『白先生』鶴鵠先生走進來滿面笑容喊了一聲，同時她那笨笨的腰肢扭動了一下，幾乎要跌倒。

『白先生』她繼續說，送來一個眼風。『您不在學校，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要命！』她慣會說『要命！』學生干政，本來不是好事；但是您怎樣說他們是不會聽的。政府都不……是不是，所以，所以，要命！得讓他們碰釘子。是不是？我若不找警察……不找警察，那還了得！懲戒他們，吃點苦頭！要命，……』

白先生噓出一口氣來，心裏想，若不是你找警察，我何苦挨打。『喂，』她的手無心中拍了頭上一下，就覺得有點痛。

家人彷彿沒有聽見他們說話，心裏還是焦急和興奮交織着。他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，因爲事情來得太突然。他草草說了句『不要緊，……好好養一養，……待我想想』

看。』匆匆地逃了出來，背後還有聲音追着他：『唉喲！……唉喲！』『要命……』他的神經有些錯亂了。

家人拖着零亂的腳步跑到自己的屋子裏，頹然坐下，頭覺得要炸裂，他極力求得思索的統一。

『學生請願運動是合理的，』他開始這樣想。忘記了門外的十二名警察。民族思想是要積極建立起來的，這是他向來施教的方針；『誰要忘了九一八，誰是小王八。』是平日學生中所流行的歌詞。他的腦子裏時常應着這三個問題：第一個是辦教育根本沒有出路；第二個是辦教育根本就是辦教育；第三個是在教育上求得大眾生活的解決。他是一個教育家，所以關於第一他是根本否認的；第二呢，他又認為太不合理性了；於是他的努力當然在第三了。他想，今日的中國，什麼黨派暫且不論，民族解放是先決問題；奴隸生活的造成根本是由於大眾教育水準的低下，尤其是農民大眾，看他想托事業移在鄉下便可了然。雖然有人說他這是掛羊頭賣狗肉，他自己却不心服。他常想這種侮蔑終會

有一天得到清洗的。所以今天他覺得這諸願運動自是正當，『現在除了這樣還有什麼可以表示民族精神不死呢？』諸願不是學勤，他認為這種舉動是最中庸的，他一輩子的成功就在乎中庸上，在法律範圍內稍為過激一下是無大礙的，最要緊的是『在法律範圍內。』

他想到學生去諸願並不算違法，雖是不准也可以安然歸來的。雖然說這年頭提起學生就彷彿覺得有些危險性；但是靠著學生成名吃飯的人還是數不清，只要作得對，特別是合法，便沒有什麼大不了。因之他想到蔣先生和曾先生一類的人物太無常識，太無聊。『爲了學校的技術工作是不能不要她們的，但是真正辦教育却不用這一派人，她們只懂圓滑地做事，不懂實踐工作的真意義。』他今天又想到這裏，嘆息着得人之不易。

『但是究竟怎樣辦呢？』他的思想之海裏又起了頗爲不小的一個波浪。『假若人家當真不說理，諸願的人受了傷，又應該怎樣應付呢？我是校長呵！』

真的，家人百忙中忽然澈悟到自己是校長，難免使他有些躊躇了。假若他是一個

『自由人』他會連想都不用想，和大家一齊去吶喊。現在，三支香煙過去以後，他的熱情少爲息下，腦子裏當然要生出許多問號的。『蔣先生的話也許是對的，』他想，『曾先生的受傷更值得使人同情，當我把自已忘却的時候，他們沒在想着我……』這時的家人的心又爲金錢，名譽，地位，人情，所包圍了，他幾乎連那把門的十二名警察也認爲是必要的了。

『若是都跑了出去，不是更沒有辦法？倘若人家怪罪下來，不是書也難念得太平嗎？辦學校的原則，第一是念書……』但是強力的制止，在他也做不出的，他一輩子慣走的是中庸之路。他既不會連工友都武裝起來對於學生加以鞭打，也不肯關上大門諸學生吃茶點，賽圍棋。然而他終於是要找一個出路的。

『不錯，出路總得有！出了慘劇應當怎樣辦呢？』這一夜他墜入沉思裏，直到天明。

次日早晨得到的報告是：重傷三人，入醫院；輕傷九人，在家將息；逮捕一人，現無下落。

餘下的不足廿人都溜了回來講求復仇的對策。

上午，學校的秩序亂得很。學生們紛紛地籌備怎樣繼續工作，營救被捕的同學，慰問傷者。……蔣先生和曾先生都躲在屋子裏不露面，家人苦着臉，一句話不說，彷彿只是想門外的警察不見了，社會局的密令來了兩道。

午後，忽然由校長室出了一個緊急的佈告，下午兩點鐘校長對於救國工作有緊急的訓話。學生平日便知道這位校長是非凡品的，常常領着他們唱愛國歌。於是黑壓地坐滿了一屋子。

家人隨着鐘聲走上講台，陰鬱的面色和沉重的脚步，使屋子裏空氣格外顯得莊嚴。『同學們，現在國事實是在有些不可爲了！』他用右手作一個熱烈的姿式。『平日，我常對你們說，對於青年婦女，青年農民和孩子，都要有民族思想的灌輸，要時常對國旗敬禮，唱愛國歌，……現在，到了表現的時候了！』他繼續講說國內的現狀是怎樣令人寒心，在幾個敏捷的熱誠手勢下，有些學生看見眼淚在家人的眼內打轉，於是也都落了淚。

『但是表現也是要慎重的，而且不是強迫的，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愛國，我更不能強制你們的意見。昨晚我通夜未睡，替你們想想有沒有好的辦法。經我縝密研究的結果，我們的行動有三種方式，並且都有好處和壞處。請你們安靜一下，我說出來，你們自由選擇。』說到這裏，他作了鬆鬆的手勢，停一下彷彿給人預先思索的工夫。

『第一種』他開始鄭重地說了。『第一種是積極去作運動，就是參加學聯，直接受學聯的指揮。若是這樣就得宣傳罷課，好處呢，便是我們可以實際去救國了；也有壞處，也可以說是顧慮，我們對於學聯究竟是怎樣一種組合得弄清楚，不幸吃了虧，我却不敢保證是不能不預先說明的。若是沒有決心，就不必去做。』下面起了一陣紛擾，許多種不同的眼光向他射將來。

『請靜一下，這時先不必發言，我只有提示的責任，沒有強迫的責任。第二種辦法，是嚴密，有什麼話要待將來去說，這個是無待我詳說的。不要亂，第三種，』他便聽衆鎮靜一下，然後說，『第三種，第三種辦法，是我們要秘密工作。什麼是秘密工作呢？比如，我們對於

中國情形尚未明瞭，便可以多訂一些新聞紙和雜誌，大家研究一下；我們設立救護班，練習救傷工作，將來可以替政府效力；其次呢，我們若覺得對於學藝不大清楚呢，也可以先費些時間去打聽一下，研究一下，免得上了人家的當……』

『贊成第三』

『半步主義……反對』

『同學們，靜一下，我不想騙你們。』家人勉強把台下的聲音鎮住說，『我不是漢奸，這樣時候，我還想棧有什麼用處，我也是有熱血的人……只要你們決定了，一切都由你們，我不肯讓我的學生走錯了路。現在我不希望你們表決，請你們想想看，明天我願意聽到你們的意見。就是你們的意見不同，也可分頭去做，我也給你們自由……散會。』家人在人聲沸騰中走到自己的屋子裏，心裏沒有根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得到結果是贊成第三種辦法的六十人，贊成第二種辦法的九十六

人，贊成第一種辦法的算最少，只得十二人，這裏面有吳風，李傳馨，郭丹，和周國英，都是他平時最喜歡的學生，還是他覺得稍爲不大痛快的。

但是，他看看棹上放著的公文，再看看蔣先生，他笑了，同時蔣先生也送來了一個眼風。

五

家人的學校裏這一個星期顯得很是忙亂。學看護，研究國際問題，募捐，保釋，……教員們感到格外的苦，大冷的天，迎着北風跑了來，如同衙門裏發到一般地被人註了冊，其實是不能上課的；但是，假若不來，今天就沒有飯錢。所以，每天都是溫習。漸漸的，贊成讀書的學生也都溜到宿舍裏去睡覺。後來，教員們只好聚在休息室裏談天，從戀愛談到女人的頭髮，談到高跟鞋，……『缺德！』女教員的高跟鞋格支地響着去了，男們的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，感到勝利，感到比金字塔還要高的榮耀。

「家人呢，比平時還要忙。除了照常的學校行政工作之外，還要參加研究會和討論會的事情，此外便是在電話上負責答覆家長的詢問。」

「×××可是在學校上課嗎？」

「在的。」家人不敢說沒有上課，因為那便要煞費解釋。

「沒有到街上去嗎？」

「沒有的事。」×先生，請放心好了，我們這裏和別處不同，都在安心上課呵。」×先生當然看不見家人萎靡的姿式，心裏却舒服了，彷彿替孩子保了壽險一樣。

家人雖然覺得忙亂，精神上却感到另一種坦然的意味。在這個時候，他不像別的私立學校一樣去投機，大冷的天，還肯犧牲煤火，使少數呆坐在教室裏的學生在椅子上熱得打瞌睡。同時在北城某一個學校，因為自己的學生還是照常上課，煤火消耗得太厲害，所以便鼓勵學生也罷了課。這是極好的一個賺錢的機會，私立學校校長都是這麼想。家人在這一點上却是驕傲的，他這裏並沒有停課，公私兩面都可以對得住人的。

學生中也確是有些另外的活動，看吳風，李傳騷，這幾個少數人的情形便可曉得。他們不到課堂去，也不加入什麼會，然而却很忙。時常有面生的人來拜訪他們，後來宿舍裏便多了一些讀物，他們也便和多數的學生一天接近一天。家人却因此感到懊惱，懊惱他不該允許學生自由活動，他的面上雖然笑容常在，心裏却有隱憂。

連着降了幾次微雪，氣候特別寒冷，空中的凍雲如同冰塊一樣在頭上壓下，時而由北方吹來一陣狂風，帶着灰塵和沙粒，掃在皮膚上針一樣的刺痛，『這是沙漠呵！』古城中的行人嘶聲地走過。街市裏黑衣軍警加多，鋪子裏整天幾乎沒有一個顧客，窗子上放出 *loud-speaker* 的歌曲，有如饑餓的呻吟。家人近來也未能到鄉下去。第一，是因為城門總是關着，不能通行；第二，是城裏的生活太緊張，他離不開；第三，……

一天早晨，他要到外面去吃點心。距離學校不遠，有一座茶棧，可以吃點心，可以賞雪景，是他最欣賞的地方。本來，飲食是要講求舒服的，而且愛國也不能不吃飯。

他急急走去，預備回頭還要和郭丹談話。走到屋頂平台上四面看了看，涼雲被冷風捲得四面散開，太陽高高地懸在東方空際，他彷彿在坦開了赤子的胸懷，接受這乍發的朝氣。進了茶室，還留著隔夜的粉香，茶役在拾掇什麼，座客很稀少。他一抬頭，看見有一個人向他微笑。

「立君！原來是楊立君，他趕緊走過去。『我們在一起吃吧，談話方便。』茶房便把他的匙箸移了過來。

『好久沒見，你近來生活怎樣？』他問道。

『還不是那末一回事！你看我的生活什麼時候好過？不過，這幾天我的生活也煩悶，也充實。』

『怎麼講？』家人信口開了一句。

『所謂煩悶，一向是如此的，咀嚼起來，倒也不怎樣。充實呢，這些刺激我是受不了的。我覺得太苦。我要怎樣活下去才算對呢？可是，你的地下事業很成功吧？聽說你的學校也

沒有停課？你真能幹！』

『來了，』家人心裏想道，同時臉上好像挨了一掌。『鄉下事業也是無聊得很，成績哪裏有城裏呢，想點事情讓他們做做吧，這個時候！』

經過了三分鐘的靜默，各人呷着自己的茶，家人忽然問道：

『你今天爲什麼一個人跑到這裏來？』

『你問這個，說起來長得很。我來是因為等待着一件事情。近來我很苦悶，我對你說過，我對於青年人漸漸沒有話說了，我常是沉默着。不過，漸漸地我的心像是要炸裂，有時我寂寞的大哭起來。我沒有一個開暢胸襟的地方！到這裏來，地方很高，四外的景緻都能看見，能看見你在街上走路時所看不見的景象。無論什麼，平着看去和鳥瞰着看去是不一樣的。我覺得要變變眼界，所以特地到這裏來。此外，今天還有好景緻，過一時，你自然就知道。』

立君這一篇帶有哲學意味的談話，家人是覺得有些費解的；不過，立君就是好說這

類抽象的話，縱是追問，也白費。就是關於教育的理論，有時立君談起那些怪話來，家人也不懂，因而也就不能欣賞，也就不去追求。今天也一樣，家人只是低頭吃着雞生粥。

突然，像是有聲音從地下爆了出來，『打倒……！』接着人聲便如開了鍋。

『來了！』立君拍了家人的肩頭一下，一起跑到窗前去。通衢的轉角處黑壓壓擁滿了人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遊行的隊伍，一面面的旗幟，用黑紅的墨水寫着動人的標語。隊伍的兩旁排列着武裝的警士，刺刀閃閃地發着光。

『誓死反對——』一人發聲喊。

『誓死反對——』是衆聲的洪流。

『這又是示威？』家人搔了搔額邊的亂髮。

『這正是示威呵！』立君的腮幫都紅了，興奮得更發昏。

在這鑲着紫銀色花邊的黑壓壓的羣衆中，閃動着興奮的面孔，發着朝氣。他們都是時代的少男和少女，怨恨着強者的殘暴和壯者的詐欺，放棄他們的舒適生活和懶惰的

時光，來同命運搏鬥，沒有懼怯，沒有猶豫，沒有欺騙，沒有遮掩，以赤子的熱心去和死之孽
矢逼面。

忽然一個影子閃過，家人一眼看到是郭丹，他的心裏一抖。昨天晚上還再三說要聽
他指導的郭丹，是多末溫柔，今天清早就變成一頭勇猛의獅子。於是他感到自己的失敗，
感到自己的無力，感到他那調和主義的破產。『天下事不歸於陽則歸於陰』他心裏反
復溫習着這個句子。因而想到他自己不但是無力，而且在生之亘浪中就沒有有一個固定
的位子，他悲哀，悲哀得要落下淚來。

『時代前鋒的險裏沒有我呵！』他嘆息了。

『看，那不是吳風！』立君猛地一聲喊，使他醒過來。不是吳風還有誰呢？細長的身材，
深陷的眼睛，紅紅的面頰，剛在隊伍的頭裏，每一揮臂，便有駝聲在潮水似的人羣中發出
來。從前他也覺得吳風是可愛的，現在呢，現在他已覺得他和她中間有着很遠的距離了，
他早已落在後面了。

『他們竟用刀背砍人了混蛋！就開機關槍好不好！』立君發了怒。

『李傳聲！周國英！胡潔！』家人也忘了自己是在樓上。他看見胡潔挨了兩刀背，李傳聲被踐踏在地上，他身上每個細胞都在抖顫，他想到從前和今日的責任。『天呀！這真殘酷！』他此時如同陷身在兩層冰牆中間，冷氣凝僵了他的全身，而且只能呆子般的往前看。

一陣人羣擁過，叫囂，咒罵，激怒，……方才的影子已不見了，家人只能看見大刀舉起來，人倒下去，……這種單調的動作。

遠遠開了水龍頭，迎上去的人們先成了落水鷄，隨着就變成冰柱了。但是人羣的力量究竟比水龍頭的力量大得多，不久便衝過前線，轉過街角向南走去。大眾後面有些人被短棍敲着塞入汽車裏去。

『野蠻時代的人殺人的事實，不幸又在今天看見了！』立君憤慨起來。『談政治，談文學，談教育，顯見都是屁話！只有力量是真的，我沒有力量，我要力量！我要力量！』他的碎

情已入了半瘋狂的狀態。

猛然一陣大亂，人羣中發出一陣尖叫！

『大家努力些，向前走！』隨着聲音倒了好幾個。

『向前走！』立時急急跑下樓去，茶房四面射來疑懼的眼光。

家人彷彿看見楊立君一步跳下樓梯去，長髮散亂，手中的木杖揮了幾揮，喊聲爲人羣的叫聲所掩蓋；三晃兩晃，他消失於人羣之中了。

家人如同害了大病，僵立在窗前，失去了知覺。

醒來時，街上靜蕩蕩的，遠遠傳來生命的叫喊。

在茶房驚疑的眼光中，他慢慢歸了座，『可怕的命運，可咒咀的命運！』他爲人類的

不幸而嘆息了。

『他也許是有事可做的，』他的腦子裏邊着楊立君的影子，『我卻沒有。』

『什麼，打碎了不是比破的醜的要好些嗎？』忽然，他拍了下禱子，面前閃着一線光

明，並且希求着這光明推毀了他的事業，斬斷了他的舊的社會關係，敲碎了他的私生活之美夢。

『有出路也說不定呵！』彷彿自己也有了辦法似的，他急急付了飯資，踉蹌下樓，向前疾走。

街上的血痕未乾，方才的事件相似這灰色古城中的一場大夢。他不想再看見吳風和李傳馨……他也不想再看見蔣先生的媚眼和曾先生的八字牌。因為那都是罪惡，他在考慮着怎樣去重新做人，雖然他不一定會有路。

人聲遠了，街上隱得如一座墓田。他踏着淨光的柏油路向前走，路上印着黑紫色的血痕，身後傳來隱隱的鎗聲。

四，一，一九三六。

滅

一

楊立君急步地闖進屋子來，冷氣在他的腳下兜了幾個圈子。

「呵！」大家好似把久久懸提著的心放下來一樣，輕鬆地吐出一口氣來。陸齋屋子裏一亂，立君頹然仰臥在沙發上，精神異常疲憊。紅綠色的燈光之下，立君的面色如死人，彷彿是得了創傷性的驚嚇，畏得哈代一樣身段的屋主人賈耕，急忙給他灌下了一杯威士忌。他漸漸安靜了。

這時屋裏的客人一共是四個：立君之外，有董重，雷子剛，和董重的妹妹小倩。今天四個人從上午十一點等到電燈和天星齊來的時候，他們真是急了。

這輩人本來都是好朋友，平時就相聚在一起談天，這兩個月來，受了時令的影響感到異常煩悶。所以他們相約在每星期內至少要有一次定期會談。他們煩悶的主因是沒有出路，談談覺得可以把心中的牢騷排遣出去，同時也還懷懷地想在談話中掘得一個什麼解決之類；其實，他們都明白，是不能有所得的，所以『知其不可而爲之』的緣故，是出於無聊。

今天，正是在買教授家宴聚會的日子，同時街上的空氣又是十分緊張。董重和他的妹妹小倩老早就來了，互相詢問着今天的消息，三個人悶起來。直到下午雷子剛纔從城外趕來了，立君還沒有露面。從雷子剛的口裏聽說街上是很亂的，城門不開，好多地方都不能通行，他是從南城缺口繞進來的，所以晚了。

『媽的，槍彈從我的頭上飛過去，真險！』大家聽了老雷的話，都替立君捏着一把汗。這幾天立君的情形就不對，有點兒『神經』，所以今天大家便以爲他也許是進了醫院，或是XX局。

在這樣凄冷的夜裏，立君像一隻烏鴉飛了進來，帶給他們的禮物是死氣。

『立君！怎麼樣？我覺得相見太早了。』裨號滑稽的電子，刷面孔板得像巴斯齊登。

『餓得很，有點心沒有？』立君吁出一口氣來。『真他媽！我常是目饑嘗不到絕食的滋味，今天的滋味恐怕比絕食都要難受；絕食是受逼迫的，或是出於心願的，或是沒有錢不能去買，今天，好，口袋裏有錢買不到東西吃！』他因為竟日勞苦喉嚨有點兒發沙。

『對不起，我們等了你一天。這東西想是有些涼了。』當聽差端上來一盤蒸鰻肉，一盤叉燒包，和一碗粥的時候，買數投捧著肚子抱歉似地說：『只有這個了，將就一下，只有這個了。』

『謝謝，吃得上這樣的飯就算不錯！』立君裝出幾年沒有吃過好東西的樣子。『唉，德莫克拉西的革命都弄不成功，唉，中國人！他又把今天所得的結論無心地說了出來。

經過大家的追問，才知道立君是在冷風裏跑了一天的。從早晨，他爲了偶然的興奮，

發着狂在街上跑，忘記了冷，忘記了餓，直到在昏迷的狀態中歸來之後，才感到了非常的失望，身上的每一細胞由過度緊張中得到舒解，如同害了一場大病。

『其實何必那樣着急！人生就是這樣，面相很多，我們不能不一一地嘗試一下，免得人說我們白活。其實都是如同嚼口香糖一樣，越來越沒味，結果使你非要吐到地上不可的。』冷面孔的雷子剛說着，咧咧嘴，其實他這並不是笑，却引得大家笑了起來。

他這人對於什麼都有興趣，結果都不長久。就以他讀哥而論吧，先學的是文學，半年以後轉入經濟系，然後再換史學，最後又學音樂，在六年的期間，他轉系到八次之多，結果他並沒有一張畢業文憑。他什麼都通甚麼都不精。所以董重特別送給他一個墓碑：『天才家海怪（雷公子）別之墓。在他覺得興奮激烈固然不必，感傷沮喪也用不着。宇宙本是和人類要着把戲，你要認真就吃虧。人家談時局是關心大事；他呢，是爲了好奇。』

『所以，對於一切事千萬不要認真；不過假若你的興趣來了的時候，無妨做做好玩，如同我去年扮做絕早裝束朝頂進香一樣；事情一過你就該恢復你那本來面目，把事情

看得輕微，一輩子都不會得病的。世事如逢場做戲呵，老楊！他一面說着，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棹子上畫了一個女人頭。

『無論你怎樣說，況天才家是不會忘掉女人的。』主人笑着打趣道。一眼看見小倩，他覺得怪不好意思的，看看牆上『Paint』的畫像，然後說，『近來還常常彈琴嗎？』』

『唔……』小倩沒有說出來麼。她一面手裏弄着瓜子皮，彷彿在思索着別的。

『依我說，立君雖然不必愁得要死，海怪的話却也是不盡可靠的。中國人是要從死裏求活的。誰也逃不脫生存競爭的公律，生物都一樣，人當然也……。看那莖草，任是牛羊怎樣嚼，野火怎樣燒，春天一到，又會生了出來。我們希望的是春天，但是若沒有冬天呢，春天也休想來。所以我說，中國人想要活，得先死；現在正是死的時候。』董重是個動物學家，現在作着一個大學的動物系主任，他的說話常是不離本行，他覺得一切都是逃不脫生物進化原則的。

『生和死是一樣，都有趣味！』海怪說，『不過趣味是暫時的，饅頭吃多了，盤頭也會

好吃，可是久了呢，都是一樣討厭。這個道理若不明白，活不到半生就會被苦死的呵，憂鬱之蟲，什麼是憂鬱之蟲？可有這蟲子嗎，在動物學上，老董……當然不會有的，那蟲子想來就是那人自己的靈魂。」

「這都是空談，放棄了你們這些空談吧！先生們！」小倩不知怎樣會不耐煩起來。在這些人裏她是最年輕的，還是個大學生，常是跟着哥哥到這座談會上來，她一向是對立君抱着敬愛之忱的。她從前好聽立君講話，一連幾個小時彼此都不倦。近來立君沉默的時候比較多，小倩也常在別有所思，彷彿她的疑問已漸漸越過立君解答的領域了。

「你們這幾天好像掉在煩鬱的湖裏，說的話都是不着邊際。你們要想想青年人陪着你們往光陰，所得的是什麼？」

小倩這簡單的幾句話，彷彿刺着立君心裏的創痛，他拍的一聲把筷子摔在桌上，那隻空碗便響出一陣很有秩序的音波。他陡然歎息說：

「我早就感到了，倩妹，特別在最近幾天，深痛地感到我們中間相隔漸漸遠了。」他

停了一下，彷彿在盡力恢復他的寧靜。『從前，你是需要我的，自然是在智識上，需要我給你生活的啓示。給你人類的經驗；雖然結果是使你苦悶加深，你却覺得這是必然的，因為在苦悶之後應當有「路」，而且你把這「路」的希望也建築在我的身上。呵，錯了，如今你想，原來我的身上並沒有你所需要的「路」，你失望了，失望，而且還要作萬一之想，在我身上不斷地追求。你這就更錯了，我再沒有什麼了。我深悔……』

『老楊，抑制你的悲哀吧！社會裏的事實是有因果性的，一部歷史是許多因果連繫而成的。人在其間只能佔了小小的部分，你不能又犧牲又享受。自由不是我們的，却不能不追求；犧牲應該存於希望心情中的，不應該存於絕望心情中。我們的感傷是與青年人有好處的，只要不是懷疑，因為果實自會長成在他們的身上。這話是辯證的，我敢說。』研究中學的賈教授在紙煙氣裏一面思索一面破解說。

『這我明白，早就明白。』立君搔着他的頭髮。『我怎能否認歷史的演變和價值呢？我早就曉得犧牲是自己的，幸福是別人的；意思是說，想望着犧牲不是一日的事了。現在

却覺得這最低限度的犧牲都做不到，所以苦悶。……」停了一下他又說，「從前什麼事情沒有做過，當時的處境無論有多末險，多末可怕，然而對於自己却信得住的。現在呢？對於自己却時時覺得靠不住，覺得可怕，人不能相信自己，甚至怕着自己已是多末可怖的事情呵！常常對青年們說，你們要認識生活，用感傷的話刺痛他們青春的火，可是等他們興奮地起來說，「先生，承你啓示我們，我們現在活不下去了，我們要勸先生，我們怎樣走呢？」這時我便不能相信自己了，因為我沒有路給他們，我騙了他們。我悲哀得要昏倒。我覺得人家對我的估價太高了，我沒有貨色，呵，我沒有貨色！」

他漸漸變爲咽聲，悲哀扼住他的喉嚨，彷彿竄住了呼吸。他的歎息聲如同陰濕的秋原野火一樣，一閃一閃地，漸漸地歸於熄滅。

外面有人敲門，大家的耳朵豎起來。

進來的是一个面色蒼白青年人，雖然在紅色的燈光下，也能看見他那瘦削的兩肩，突出的甲狀軟骨，深陷的脖子，額上消耗熱的赤色，……都可作爲第三四期肺病的象徵。

頭髮蓬鬆，衣服撕得一條一條，一臉泥。若在平時便沒有人敢相信他是這個沙龍裏的熟客；不過今天，大家彷彿有了什麼預感似的，並不覺得奇怪。

『劉先生，』小情首先叫了出來。

青年人的名字是劉時，C大學的學生，聽過立君的課；後來經過幾次談話，他漸漸和立君這一夥人熟識了。他的肺部很不好，常常咯血。據醫生說他早就應該入山休養；可是他的學費還要朋友們供給，那裏有錢住療養院。況且他又是一個頂忙的人。在這家情湧騰的最近，他晝夜咯着自己的血，替別人幫忙。他知道自己的病已到了不能治的地步，遲死早死都一樣，所以他並不悲觀。他對立君很好，雖然覺得他不是一個有大用的人；但是像立君這樣人，與他們的事業多少是有益的。

這個『小沙龍之羣』裏的人們對他都是很同情的，特別是小情。自然，小情還是個學生，她不懂同情，甚至却敬佩他，敬佩他把自己的身子替別人獻祭。其餘的人呢，也只是同情而已，他對他們的希望也不會再高，彷彿彼此間都有了友情的諒解。

『劉先生，外面怎麼樣了？今天的打擊很重吧？看你這一臉泥！』當劉時謙虛地坐在末位之後，小倩忍不住問道。

『這多半是又長了一次失敗的經驗。』汎天才家的話老是這樣怪。

『當真是失敗了嗎？』小倩有些急了。

『也算是失敗，也算是成功。』劉時一面用手巾抹着臉，一面說。同時他的表情非常莊嚴。

『所謂失敗，』他接着說，『是今天所表現的精神還不夠。雖然幾次做到了用羣衆的威力鎮住四面敵人的地步，但還是不夠，指揮的人還不能充分地組織起來羣衆的心，所以有時精神太散漫，有時行動也幼稚，……至於成功，也不能說是沒有，在這環境中，反X運動能作到這種地步，覺得也還不易。不過，這當然不能使我們滿足，下一次還應該更做得好些。』

『下次恐怕不容易有了！老虎面前捋鬚鬚，可一可再，三麼，就要成問題……』海怪

又要逗人笑。

『那也不一定！』劉時的神態始終是鄭重的。『在老虎沒有把人捕住吃下去的時候，是可以去持持鬚鬚的，只看是不是有必要。』

『我看可以告一個段落了。』賈教授說。

『緩一緩氣也好。』董重靈力吸他的紙煙。

『做運動的人是沒有緩氣的時候的！』在紅色的燈光下，劉時那烏黑的眼光像似兩隻箭向各人身上穿去，海怪就是一哆嗦。『示威倒不一定，却不能沒有工作！』

『現在的事情不是白做的，一面可以使羣情激昂起來；看吧，××方面也許會打仗的。』海怪覺得談話的題目到了轉變的時候，想要這樣來作個結束。

『這話現在還看不出可能性來，』想不到劉時却這樣認真。『無論從哪一方面觀察，都是沒有可能的。你要想想深陽，想想金州，玉關，西峯口，自會明白，那是很有系統的歷史上的事實！』

『是呵，這裏聽說已割成什麼區了！』昨天C先生在課堂裏說的。『小倩彷彿是幫忙劉時。』

『蠻笨罷，那是小事，民衆不能組織起來倒是大事。』劉時的態度沒有方才那末穩。『我們誰都不能靠，只能靠自己。呵，這就不易！現在客觀條件雖然够了，主觀的能力還欠缺……欠缺！』

『不知教育都辦到哪裏去了！』賀教授歎息了。

『教育嗎，簡直是騙人！』久久沉默着的立君忽然開口了。他有很多苦，原是說不出方才聽劉時講話，彷彿是在替他告白，同時又覺得劉時這條伙真透澈，自己也未必能夠說得像他那樣巧妙。現在一聽人家提到教育，他忽然勾起很多的回憶，想到他的朋友，學校……他再也忍不住了。

『現在的教育能够給人什麼？』他憤慨地說。『它只能傳給你一切做奴才的工具，這不算，這是特權人類的教育。至於多數人的教育呢，那更可觀了，要教他們安分，樂天，這

有小商人一類的知識……此外，進步一點地，還告訴他們人是能够殺人的……」立君彷彿有些歇斯迭里。

『今天的話可以不必談下去了。』劉時好像宣佈閉會的主席。『大家都很疲倦。此外，我……我想借一個睡覺的地方。可以麼？賈先生。』

『這成什麼問題！』賈教授對於這類的事情向例是慷慨的。

『不早了，我們是要回去的。』董重掏出表來，時針已指到十點。『立君不走嗎？』
『唔……走的，走的！』

雷子別當然住下了，他對於劉時也感到很大的興趣。

立君和董氏兄妹走出門來。人家往東，他却往西。街上這時已沒有多少行人，顯見是很嚴重。遠遠傳來更柝聲和警士的皮鞋聲。

他轉過大街，順着邊路往前走。日裏經驗的黑影在他的面前出沒。他看見血染的大褂，黑蘭蘭的衣服和白亮亮的刀光……他怕得幾乎要羽下退避。

『何日才得平安人殺人的事情，何日方能消滅？』他的面前彷彿又沒有路。
『可怕的黑呵，可怕的白天！』他逃亡似地向前走，燈光把他那瘦削的影子投在柏油路上，好像中世傳說中的幽靈。

二

憂愁有如一塊巨石，重壓着立君的心。

他是一個有魄力的人，從落生到現在，一直和命運苦鬥着。他是一個沒落地主的兒子，幼年因了偶然的機遇，從他的家庭環境裏逃了出來。受過大時代的洗禮之後，他常是因爲不能除去傳統氣質，曾經遭過大的艱苦，把自己造成另一種人物，終於他成了功；雖然現在還有慚怯，猶疑，常在他的腦子裏出沒。他常常想，『我的靈魂裏是有鬼的！』在這鬥爭生活中，他痛感着父與子的衝突，有違於屠格涅夫小說裏的主人公巴扎洛夫和保羅。

然而，他終於逃了出來。十五年前他曾經得到過市民運動的經驗，下過炭坑，睡過洋車夫的火炕……但是現在他覺得是老了，雖然還只卅幾歲。往日的創傷不斷地給他以深痛的回憶，想起來使他打戰，有時他幾乎以為自己是死過去又活轉來的。他覺得自己的老並不是指著髮變白了幾根，或是額頭多了皺紋而設；乃是他覺得雖然盡力地追，青年人的腳踪在眼前漸漸遠了。於是他很焦灼，他覺得精神老去是太大的悲哀。他常說，自己是不成了，可是他在教忠與追慕之中並不忘却努力。在人家說他『前進』的時候，他覺得慚愧，他覺得人家對他的估價過高。

你若是冷眼去望立君，你不容易看出來他是一個極其感傷的人。雖然生了個瘦削的身子，却如柱子一樣的堅挺；深陷的眼睛底下，頰上還留著少許童年的血色；長長的頭髮透出十足的學院氣味。他的為人極直爽，說話還帶著北方的土音健壯而有力。興奮起來，兩眼合成一條線，同時右手在面前打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。可是因為他的話不僅透開而且犀利，讓人聽去像吃鱔魚一樣，又有味道又有刺；所以學生們都愛他，紳士們都

恨他。因此在某一方面說，他常是孤立的。

近來他因為生活的無聊，除了教教書沒有別的事情可做。這種情形在中國並不奇怪。看那些讀書的人，無論是學文科，法科，藝術科，甚至於機械科，他們的出路只有一條——就是教書。其實這種生活他早已厭了。在課堂裏，他常於放言得意的時候突然覺得無話可說，說下去只是些欺人的偽語。於是他感到無言的悲哀，馬上覺得自己漸漸小下去，直到覺得講臺下面的學生如何埃及的金字塔。

因為他不肯違反自己的『良心』，所以他的講話時常和一般教育家們相反。他不肯在學生面前立起一座紙糊的希望之塔。常是把學生所憧憬著的碩士博士之類的帽子一一地穿了洞。他對人說面前所有的都是黑暗，沒有真的光明，真的光明必須想法通過黑暗才能找得到。

於是他的苦悶來了。這種苦悶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他揭穿了眼前醉人的桃色的夢，揭破了人家生活的創傷；等到人家向他問路的時候

候，他却沒有。於是他把苦悶丟給別人，同時自己的苦悶又重新生了出來。

他常是咀嚼着生命的苦果。

他漸漸過起逃避的生活來。在新時代的前夜裏，剝奪把他擠得如一隻獵犬。他的生活動搖了。在這動搖中掙扎，他幾乎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力量。他意識到有兩種相反的力量牽引着他，他想靜止，同時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於是他陷入絕境！

暴風雨就要臨頭，怯懦的靈魂偷偷地溜了出來。

當許多青年人的哀求眼光射到他的身上，彷彿在說『給我們路』的時候，他感到慚愧和低能。他自己就沒有路。他又不免又起了回憶：曾有人聽了他的話，煩悶得要吃鴉片。有的人却把他們的青春送到無期監禁中。他的面前出現了各種形狀的鬼魂。

『起來，奴隸們！跟着我走！』他沒有這勇氣，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奴隸。

大刺激終於來了，使他陷於癡癲的狀態。許多青年人要開始以自己的血之洪流來沖倒古代的巨人了！他不敢相信自己在其中有着力量。

前幾天他到醫院裏去看那些人類的幼雛，負了重傷，咬着牙齒作含淚的微笑，神氣是極其猙獰的。他幾乎要脫口說『我害了你們！』他立刻又感到羞恥了。

羞恥過去，留給他的是好奇和奮激。於是，在我們這故事開始的那一早晨，在熱情激盪的高潮中，他被羣衆的喊聲招了去。

這種經驗對於他不僅是一次的了。當年他曾一手持着播音筒，一手連續地揮動，在指揮千百數目的羣衆；就是當他左臂受了傷的時候，他還是忍住痛嘶着喉嚨叫喊。現在呢，他雖然也跟着大羣向前擁近，叫號，衝鋒；但是他都感到是處於被動的地位，不能自主了。

在暴力的旋風中，他沒有換上大刀，沒有受到冷水的洗禮，等到大隊被斷續擊散的時候，他便悄悄地逃了。然而他所得到的刺殺却更加深痛，至少流血的事實被他看見；很有幾十個青年人被打倒在地，然後拖着走，上了綿繩以後還要不住的挨刀背。在這種犧牲之下，結果還是散了走開。因為這樣一種平凡的『德莫克拉西的革命』都做不成。

功，使他非常灰心，他罵着人家也詛咒着自己。

在人羣中他偶然看見劉時，那勇敢而且病得要死的劉時，正在以他那最後的呼吸爲萬人的命運掙扎苦鬥。他佩服他，覺得他比自己偉大得何止幾倍。因此，他感到在這小子的面前自己是沒有資格講話的，所以當晚他多半是沉默着。

至於小倩呢，當然很可愛的，同時對他也很好，因爲他常把感傷之酒灌滿她的藍泉的緣故。他對她所求却不多，他並不希望有超過友誼以上事情。一則呢，一個飽經風霜冷暖的人，凡事都看得淡了！雖然他的青春之火尚未熄滅，類如青年人的憧憬夢幻他似乎是不沒有了。其次，小倩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，把自己看作長兄一樣，他想，假若自己施之以挑逗手腕未始不可以演出某種喜劇來的，但是恐怕給自己增加一份到死不能脫卸的責任。『自己落了水，不要把比較有希望的人拖下去！』他常是這樣想。『讓青年人做臨自己的事情吧，讓自己在老去的途中靜靜的來懺悔。』他不僅是對於小倩是這樣，近來對於任何人都採取着放棄的態度。

然而，在最近他的生命之火却顯得格外壯盛，彷彿要從老去的途中返轉來，苦悶當然也加深。在街上看到青年男女攜手並肩地走路時，他彷彿燃起一種嫉妬之火。這種經驗是往日不大感到過的。

所以，近來他對小倩的態度也頗有點兒兩樣。可是在小倩方面呢，漸漸脫去了往日溫淑性子，精神一日一日地顯得健壯起來。似乎有一種力量在她的血液裏衝盪。從前對他的希求，現在已成了淡淡逝去的影子了。這使他暗暗地傷心，而追悔着已往。同時他又想青年人終是青年人，是不能勉強摺合，因此，他常常作苦笑。

使他不能把酸苦的念頭歇下也有一個原因，就是近來小倩和劉時接近的事情。從前小倩的問題解決都是他一手包辦的。現在有時她都要請教劉時，而且常是坦白地當着他的面。劉時是他的學生，不錯，似乎不該起着什麼妬意了；可是心裏終是有種不可說明的感覺。雖然他無論對於劉時，對於小倩都是以長兄的態度加以愛護的。因為事業最是要緊。

所以，他在面前都是鼓動着他們往前走；背地裏自己却在咀嚼那辛酸的滋味。

當天晚上他冒着冷風往回走，懷着疑懼的心，踏着深黑的夜，沙粒如同敵人的冷箭，在黑暗中射來，使他感到這是一個煩苦的旅程。

白日的印象鬼魅一般地出沒在他的眼前，黑的車子，白的刺刀，紅的血！他如同落了一魔，路上漸漸沒有一個行人，巷口處，時而有人探探頭又縮回去了。他急急地跑，好像有人在追他。

到家已是夜半，沒有驚動他的家人，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屋裏去。

『呵，難以消受呵，生活的煩悶！』立君脫去外衣的時候，這樣想道。『不，不，這是一種錯誤！我沒有一顆赤色的心！』因為這一轉念，所以睡得很遲了，腦子裏洶湧着錯雜的念頭，卻不能把它們調整一個具體的系統出來。

這一夜他作了許多可怕的夢。

三

連着刮了幾天的風，立君沒有出去，坐在家裏將息他心身的疲勞。那日示威的結果是：各校的電話叫不通；家長都紛紛要求學校接回他們的兒女；重傷二百多人，輕傷不能記數；死一人；一百八十餘人失蹤；針對着學生聯合會有校長團的組織；各校選派官費代表到××去。

立君深深感到人類的離散。因為沒有書教，他不能像國立大學教授們拍手慶祝他們拿空薪的喜悅，他簡直是失了業。

『失業嗎？終歸是要失業的。』他想。『餓急了真個也許就會造反的。』他常常恨着他的微溫的生活，這種生活的力量牽着他去求苟安——游離的生活，他想起來幾乎要哭。

『機會來了是難再得的，』他想，時候也許到了。所以他決定在公理正義的旗下，隨

便要他做什麼都可以。

在這局面緊張，人心緊張的狀態中，天又突然下起雪來。往年這古城的氣候多半是亢旱的，有時整個冬天不見一片雪花；今年却兩移，大雪一降就是三天，交通都斷絕了。

「悶殺人，該罵的天氣！」立君坐在屋子裏搖腦袋。其實代表的專車已經南下了；同時這裏一批滑稽裝束脚色也登了台。

「就這樣子出賣了嚟！」他想。其他的消息是聽不到的。悶在屋子裏究竟不是一回事，所以他決心出去清一清他的愁霧蒙着的心。

立君自幼就是有遊興的，這興致一來，雨雪是擋不住的。他原是北方人，幼小的時候，年下到山裏採松枝，趕山兔，走那三尺深的雪路，算不了一回事。現在雖然已是中年，這個脾氣還沒有改；於是在一個早晨，他便披上大衣走出去了。

是雪後初晴的天氣，凍鳥在空中倦倦地飛，彷彿要墜下來。邊路上的矮樹婆娑地披了一身銀衣，風過處，滿街揚起細細的白沙。地下很是滑，雪底下藏着三四分厚的薄冰。

他漫步走進了公園，面前出現了雪後的奇景，一簇簇的翠柏已裝成了一列潔白的錐形立柱，遊廊蜿蜒着，在整齊一片的雪田中似乎通到無何有之鄉。天色是晴明的，晴明得異樣；時而有白雲如帶，不久便消逝了。東方推出一輪朝陽，光線四射。籠罩的虎豹在鐵欄上磨着牠們的牙齒，著急地期待自由。

『呵，狹的籠！』他吁了一口氣。『博大的自由！』

然而這種悲憤是會被清晨的爽氣給洗刷去的，他走在路上感到痛快。他在這剎那中將自己的靈魂交給自然。

他繞過遊廊穿入柏樹叢，微風過處時而有細雪飄入他的衣領中，使他的全身戰慄起來。一下。滑冰場上有紅綠衣服的青年男女發出鈴子一樣的清脆聲音，這却使他不高興起來。

『這不是滑冰的時候呵！』他彷彿要喊出來，然而又嚥下去，怕人家反問上來，『那麼，這是散步的時候嗎？』他忙忙地逃開了。

樹叢是越走越深，轉過灣去，便是一條河。在夏天，這裏開着粉紅色的荷花，現在却是一片白色，空曠得像沙漠。他尋到一張長凳，用帽子拂了拂積雪，輕輕地坐下，彷彿不願讓人知道這裏還有他這一個人。

他靜靜地聽，靜靜地想，在自然的聲音中搜索生活的基調。

他忽然隔着樹叢聽到人的腳步聲，這腳步聲漸漸地走近，突然停住，有兩人在說話。

聲音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，囁嚅的聽不清，雖然相隔只是一帶柏林翳障。

「韶光已是去了的呵；可愛的少年少女們！」立君的心頭起了一陣微波。

「不，我想立君終是可愛的。看他那溫和的臉龐，激昂的情緒，坦白的熱誠……」

他忽然聽出來一個聲音是小倩。他突然全身震動起來，他想回過頭去，頸子却如不聽他的命令一樣，怎樣也轉不過去。

「他是人們的好先生，」女的接着說了，「我在他身上得到好些教訓，明白好些事情……」

聽到這個話，立君的心裏發出一種不可說的滋味。『我的力氣究竟沒有白費！』他
想。『但恨知音稀……』在劉時的驕傲中，他深深地感戴着。

『楊立君這個人倒是值得注意的。』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了。他的臉上覺得火熱。這
個男人的聲音聽去很熟，一時想不起來；可是經過他短時的苦思之後，斷定這人一定是
劉時了。

『據我觀察，』這是劉時的聲音，『他年輕的時候，也許是和我們一樣，遇事急進，經
驗也許比我們還要多。但是現在呢，現在他蒼老了，他心裏所有的只是舊日的創疤。』

『我們確是從他的身上得到許多益處呢，』小倩的急遽的聲音插進了。『他的思
想至少是革命的，他近來的行動也……』

談話聲音略為停頓，却又談不到脚步的聲音，顯然是人並沒有走開。立君一聲不響
地坐着，想到自己這樣的孤寂煩苦，却有一個年輕的少女在背地裏竭力來援護，這種心
情是值得玩味的。過了不到一分鐘的工夫，劉時那微沙的聲音又響起來了：

『你這話說得不錯，我們在他的身上的確不能說是無所得。他好像一位啓蒙的教師，告訴孩子世界上有着什麼新奇的东西一樣。然而他只能這樣告訴我們，山上是有老虎的，黃黑的花紋，亮如燈的眼睛，刀子一般的牙齒，是會吃人的。我們若問他應該怎樣才可免得被它吃去，或有什麼方法去除掉它的時候，他只有撥然一笑，彷彿在說「尙早，尙早！」所以聽他說話之後，要自己去試驗；他也許能欣賞我們的犧牲，同時却又替我們怕。……至於他的革命，是沒有靈魂的！』

立君這時靜得如一個僵屍。

『沒靈魂！怎樣便是沒有靈魂呢？我不懂。』小倩彷彿替這個僵屍發問。

『這自然是有道理的，』劉時的聲音像蚯蚓在木頭上滑動一樣，又緩慢，又安靜，幾乎聽不見。『他覺得革命是容易的，同時又是可怕的；因此便會生出「可做可不做」和「今天做，明天不做」的危險。學生是喜歡聽這類話的，所以他一時興奮便取得廣大的同情；可是他見了那恨革命若仇讎的人，他不必就敢冒然替革命做見證！這種人是

沒有多大集團心的，而且容易動搖；因之，相反的勢力遇到機會都能利用他們，而且效力也能很大。至於他們自己呢，是沒有靈魂的，因為他們的靈魂寄託在別人的身上。」

立君的頭上如同潑了一盆冷水，彷彿在寒燄中被人宣佈了死刑。他想，縱是怎樣也不能得到青年人的諒解，他悟到近來苦悶的原由。「毀掉吧，這寂寞的殘年！」他覺得這時代是別人的，因而發生貴族之家的主角拉夫爾斯基的感歎了。他甚至不敢回頭去呼喚他們，雖然他提着一顆充滿怨忿的心。

「這人是不錯的，我想。」是小倩的聲音。

「不錯是真的，這是以個人來說，」劉時的聲音裏並無惡意。「然而我却覺得這樣，「不錯」的人較可憐；他在人生的旅程中犧牲了自己，却把希望建築在別人的身上。」

雪後的天氣本來是很冷，立君因為在這忘掉一切的心情中，雖然全身戰慄着，却並不覺得。他一面談着說話，上下牙齒也同時發出一種彷彿在伴奏着的細曲。

有力。

『可憐嗎，真是可憐呵，無論如何我夢把他當做先生來愛護的！』小楠的話沉着而

『誰不愛護他，我對他沒有表示過應不起！你也許以為我這是假裝嗎？錯了。我真是愛他而且可憐他。打擊來到我們的身上，不過像似在海裏溺水所遇到的一個浪頭，這浪頭一過我們馬上還要浮起來。他呢，是一個溺水疲倦了的人，一個浪頭打到，沉下去就會起不來的。想起他在從前也許和我們一樣，高大的浪頭遇到的太多了，所以筋疲力盡，結果找不到岸。所以我覺得很悲哀，將來是不是像他一樣的找不到岸，誰知道？想到這裏，我不能不敬仰他；然而却不是信仰！敬仰他好像一個殉道的教徒；信仰他，那就糟，因為那是一個『紙糊的燈籠』——說到這裏聽見了腳步聲。

一陣疾風送着細碎的足音，遠了，遠了！立君像似被遺在寂寞裏面的孤雛。他突然驚醒過來，感到冷，感到悲哀，感到死滅。

立君站起來，身子麻了半邊，在雪地上來回疾走了好一回才恢復過來。他的滿腔苦

處有如埋藏在火山底下的熔岩，要往外迸突。他想去追上那少年和少女，莊嚴地站在他們的面前，盡情地嘔吐一下。他却沒有這種勇氣，同時也感到沒有這種必要。

他在河岸上徘徊，亂麻一般的思想在腦子裏糾結。『青年人是不能了解他的。』他覺得這話是他自己的誤會。他開始感到劉詩對於他的觀察真是透澈極了。

他從三十歲以前便走入這樣一個環境裏，自己也覺得是變了。爲了維持他的生活，不能不擺出一個中間人的態度。他想在衝突的兩面白刃中間求靜止，這是多末不澈底的事呵！他老早就覺得應該從這環境裏振拔出去，却永是不能，因爲他顧慮着這『中間』地位，結果走上了排中律。特別是最近一二年來，他覺得的確是活得費勁，就是教書也幹不下去的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，是不能給人什麼東西的。同時青年人却要獻給他以敬愛之比，這更使他陷於痛苦的深淵。他覺得他算完了，每日每日地和誠實的青年人裝腔作勢是不應該的。但是心裏的火又在燃燒，不肯以虛偽的面孔去騙取萬人的麵包。關於這事，朋友們也曾不斷的規勸，教書就是教書，別的事滿可不去管。他却很不以爲然，覺得

這樣是不忠實，白吃人家的飯是不對的。然而結果又是一個釘子，在青年人的冷笑中，他悟到朋友們的言語是『事故』的真諦。可是，無論怎樣，他不能照辦，他惟恐失掉自己的生活之意義；近來他的生活差不多真是毫無意義了。他感到了滅亡的恐怖。

禁思在他的腦子裏打轉，他的一雙脚在雪地上打轉，結果他的腦海和雪地遭到同樣的踐踏，零亂。

『讓生命這般地毀去吧！』他的心裏打着這樣一個問號。反正青年人是不会再理我了，他想，敬意是沒有用處的，是虛榮。孩子大了可以忘掉母親的，我應該被忘却，應該被

『但是被忘却的人也就該被忘却地活下去嗎？這是恥辱！是人生中最大的恥辱！在死神來臨之前，是不能這樣地寂寞下去的！』『不堪回首』是沒有出息的話，我應當忘却過去呵！』

他興奮得不得了，彷彿得到了再生。然而退却的蟲子又鑽了他的心。

『那是難……啓蒙……啓蒙也是好的呵！』他恢復了本來。

就這樣，思索攪得他頭脹起來。他不知道在這裏徘徊了多少時候，猛地一抬頭，太陽已越過樹頭往西斜去，他打了一個寒噤。

『呵，這裏有鬼，我要趕快離開這裏！』他用那凍僵的手理了理外衣，急步走出了這荒涼的曠場，彷彿有鬼魂在後面招手喚他。

『來呀！來呀！你是我們的！』

他頭也不回地逃出了這可詛咒的公園。

四

積雪漸漸地消溶，大地上透出了春意。和平的飢子盤旋飛舞；店舖門上貼上吉慶的春聯；人們磕下頭去又站起來，向舊歲告別。但是在這也算太平的古老都市中，危機却還是到處潛伏着。

去x的代表們，好像由盛筵歸來，帶着滿面的歡喜和驕氣換上了他們的春裝；但是在春裝之下藏着利刃，使人們一見便覺凜然。他們爲了滿足個人的欲求，提出來愛國的架子，這架子便做了他們防身的甲冑。誰敢對於愛國的志士們表示侮蔑？友邦的觀光飛機漸漸取得了根據地，由客位進到主位；然而他們還是好好地活著。

不能好好活著的人却是那羣根本不肯利用機會去求上進的人，他們却吃了苦頭。這些人就是天下之大愚，他們也是和代表們一同離開這都市的。然而却並非是同路，乃是到鄉下去幫同農民工作的。農民比他們還要窮，這些人拋却富貴，走下窮鄉，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不智的。可是他們非要嚐嚐裏頭的苦味不可，結果便碰了釘子。有的知道快要開課所以就回來，有的竟遭了鄉警的驅逐。他們回到都市來全是滿身塵土，滿臉愁容。

擠在一個都市裏的這兩種人物，顯然對立起來，於是這都市裏便佈滿了謠言。比如有幾個人到公園去走，便有人說是要開會賭場遭了搜抄，便有人說是抄了亂黨的機關。

郵局時常扣留情書，因為信封是粉紅色；家裏藏着的紅皮化學教科書也要檢出來燒掉。這春日融和的古城中充滿了恐怖的气氛。

開學日已過了一個星期，却沒有人來註冊。難道說元宵鬧過興頭還未盡嗎？不是！許多人根本就不敢來，這些人都是因為愛國被人呼為亂黨。甚至開學雖然過了兩星期，學校的門首還是可以羅雀的。

這危機漸漸由對外的問題化為對內。學生和學校當局間形成了顯然的兩個壁壘。自然有一部分學生是擁護校方的。在這中間有些醜惡手段的表現，詐欺陷害，離開收買，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。於是學校裏的探子要比天橋的『便衣』還多。

因為一個學校毫無理由地開除了大批學生而遭了搗毀——據說當時校長送到棺材店裏，職員也挨了打，結果有好多學生『被傳』——恐怖的气氛更為緊張了。有的學校當局把工友用童子軍棍武裝起來，同時自己也整日地佩着手槍；有的學校設立了瞭望台，據說這種舉動在南非野人部落裏是未曾見到的。然而，廿世紀的文明國家，其

花樣不是應當多於野蠻人的嗎？你若把那藉着疑似的罪名迫人坐電椅，和上千的兵士圍着百來個赤手的學生砍打的故事拿來對比一下，這種自衛的舉動豈不還是小巫嗎？結果終是賴着應付有方，既未出人命，也再沒有被搗毀事情發生，這些深謀遠慮的教育家們到現在還是好好地活着，而且養得很肥。

然而這也要記住：不知長進之輩的勢力也逐日地蔓延起來，像春天的野草一樣。

立君隨着新春又增了一歲；但是他除去在鏡中發現多了幾莖白髮之外，自己覺得是無甚長進的。那日的計劃，他自己所下的偶然決心，現在已隨着冬天的冷風飄逝，留下的還只是他這怯懦的殘靈。

自從提前放了寒假以後，他常是呆坐在書案頭有如一尊神像，他是被動的，外面寂寞，他也寂寞。到鄉下去的人們曾經來請求過指導，並且問他是不是願意去參觀。他覺得慚愧，他覺得自己的生活習慣和鄉民是絕對不調和的，他講話恐怕人家未必聽得懂。從前他曾經在一羣鄉民中間試驗過的，因為怕人家不懂他的話，講得極淺白，結果弄得自

己滿身是汗。現在他以為他去了也是個廢物，別人比他強得多，去演那老練士手醜的把戲，是有些煞風景的。至於建議呢——他不敢說指導——他以為以城裏人去『教養』鄉民，是不大够資格的，應當提示他們到經驗中去找教養；單純愛國心的激動，似乎不算首要，要緊的還是應當明白生活的真意義。他又說，不要讓他們相信教育家，那是只有受騙的。

學校開了課，打破了立涓的寂寞的心，他歡喜地走上課。一進課堂門，只看見有兩個人在那裏枯坐地期待着，他的心裏馬上涼。

『又是罷課？』他這樣想着，兩個學生已堆下笑面迎上來了。

『先生好嗎？我們很想念你！』其中一個說了。

他仔細看原來是兩張熟悉的面孔，彷彿他年前在醫院病室裏見過的。

『你們好嗎？』他沒有回答就問了。

『沒什麼。』一個冷然笑了。

『下鄉去了嗎？』

『去過；回來十幾天了。』

『都回來了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爲什麼都沒有來？』

『有些事情還沒有解決，類如交費，非常時期教育方案……』

『壓迫一來這些問題都算不了什麼問題的。』立君沒敢說出口來。『這樣還能上課嗎，只有我們三個人？』

『不，我們不是來上課，是來和先生見見面；這時候，覺得見見面也總是好的。』

見見面也總是好的！這話有多末蒼涼呵！立君想要哭出來。他覺得聽了這話在精神上感到的不是舒服，而是慚愧。他幾乎辨不出以往自己是赤誠的呢，是欺騙的呢？他的心像被一隻強大的手緊緊地抓著。

廿分鐘以後他不能支持下去了，他走出課堂來。院子裏並不見一個學生的影子，課堂如同出賃的空房。教員休息室裏却異常熱鬧起來，教授們沒有一個人請假，這只有他們自己的心裏明白。

就這樣，如同到衙門裏簽到一般，立時挾着空皮包進去，然後再挾着空皮包出來，這樣整整過了三個星期。

潛伏兩個月的危機，終於隨着春風的吹動而爆發了！

爲了營救『被傳』，爲了非常時期教育方案，兩個新起的勢力對立得尖銳起來。一方面是利用金錢和政治的力量，另一方面則只有廣大的人羣。這樣，衝突自是必然的了。衝突發生起來語言便更複雜。語言的發生無論在什麼時候，縱然不一定有確據，却是有來路的。這是現代鬥爭中的一種比較不可忽視的武器，而且當是被大眾的敵人使用着的。這一次的語言當然很多，多到如同官方的電報，例如這種運動是受着××的津貼……搗毀學校。驅逐校長……等陰謀；教育界的當道者聽了，不免有些股慄起來。

立君對於這種不平的事情是有着無限憤慨的，心裏深深詛咒着讀書人，特別是當前的教育商人。在他們以爲他們不能跳到書本或別的之外去求生活改變的實踐，已算是極沒有出息了；再把你那作爲衣食父母的青年學生加以侮蔑與陷害，簡直是狗彘不如。比如前年某學校股東分了作爲紅利的五萬結餘，就可以證明他們近來是怎樣吃得飽的。立君常是這樣悽悽地說。

立君不會以沉默掩飾他那多言的短處，在課堂上，在休息室裏，在筵席上，……他常是發着冷厲的言語，刺着幾個有心的人。他傷人了，這時候，這場合，傷了人是危險的。他自己不是不明白，而且從鄉下回來的小情也說還沒有多大用處；可是他不能約束自己，他感到有一種力量迫着他這樣做。

M大學有一個J教授和立君曾經同過事，而且很要好，近來漸漸地相遠了。說來奇怪，他倆並沒有吵過架，沒有紅過臉，却竟一天天地遠起來，直到不通往來了。立君起初不明白這是什麼原故，後來聽人說J教授原來拿過某方的錢在策動着某種運動的。他因

而想起前些日子談話的時候，罵過敗德的文人；冬天他講演的時候，他又曾嚴格分析過學生運動，因而指斥過教閥的不當。也許就是因為這些吧，立君感到說話難了。

衝突的空氣終於進到它的燃燒點了！有一天，在W大學非常會議席上，J教授遭了強烈的質問。這個會議是由××會招集的，討論的事情是營救『被傳』，非常時期方案……。不料在會議將要美滿地閉幕的時候，J教授忽然在他那列席人的演說中對於××會加以嚴重的侮蔑。他說，救國運動漸漸走入了邪路，那自然是受了某方的操縱，這是與運動本身有大妨礙的，所以這樣的救國運動也是和漢奸一樣。目前應當另行組織合法的××會，要受當局指導，免得惡化。同時他又鄭重聲明說，這一批惡化的學生受着×國的金錢，而且自己手裏有確鑿的錢證。

當時四座嘩然。在會衆中間有人負責質問他這講話的用意，並且向他要求所謂『確鑿的錢證』。假若他沒有正確的答覆，要負侮蔑責任的。

他自然很難堪，顯然是心裏有一種物質的力量和良心搏鬥，他如同被定了罪，因

犯。但是當他轉身去看旁邊四名料料的武士時，他的胆子壯起來，心頭上覆著的陰雲更加濃密，他完全表露了怯性。他和會場上的多數人——自然少數人是站在他的一面——衝突得很厲害。

他終於在武士的保護之下安然離開，把不名譽的印象永遠刻在良善人們的心裏。『又是立君這小子，故意和我搗亂。』丁教授出去的時候這樣想。『事情要看結果的！我們試力量吧！』

他又回頭看了看身後的武力，摸摸口袋裏面的支票，他心裏笑得打顫。

『小子們，快要和你們算總賬了！讓你們認識公理正義，讓你們去做烈士吧！那，你們就光榮了！』丁教授獨自狡猾地咧了咧嘴。

五

恐怖籠罩古都，堂皇典麗的文化城將變為一座墓田。

自從了教授私自俱恨地宣言之後，上流人的聲譽更加明顯起來，他們運用無形的錢腕，咬使無知的餽子手，虐害那他們朝暮掛在口頭上的新中國的主人。無論在陰霾中掙扎的人們如何的支撐或逃避，死神的手是漸漸地伸了來，攫取人們的喉管。

青年人夜裏常是不敢在家裏睡，老年人在中夜裏着了夢魔，驚醒時還好似看見他的兒女們渾身浴着鮮血。在深夜裏，在拆斷了的深夜裏，大街上響着鏗鏘的聲音。城邊處，陰森的巷裏，隔著廣大的曠場，有一帶低低的小房，只見有大批的人進去，不見出來。葬送在裏面的青春不知有多少了，人們常是歎息說。

春雪飄着的一天，劉時去訪立君，談起時局來彷彿都很喀然，立君想起前日公園裏的一幕，更是窘促。他幾次地想要問劉時，却没有勇氣。他只能用別的話來掩飾自己怯懦的心。

『工作好嗎？』

『哪里談得到！不過……不過友人增加的數目要比起敵人來終是大得多。』劉時

好像沒有感情似地說了。

『空氣很不好呵！』莊連一直沒有出來，小周又進去了！小心點兒！立君還是感傷的。停了停，劉時忽然說道：

『不怕！無論做什麼事情，犧牲是不能免的，何況是救國運動！先生不也常是說，「自由是別人的」嗎！何況……那小屋裏也未必能住上多久，「他們」的運命還能有多久嗎，你看……呵，只要放心做去，「他們」的運命是不會有多久的！』劉時對於他自己的話表示着十二分的確信。

呵，還有什麼可說的話！青年人已經咆哮了！

立君無言地送走了劉時，仰身在靠椅裏半晌站不起來，他的心裏迴盪着不可解釋的思想波紋，是疑慮，是恐懼，自己已無從測透。

『青年人是可怕的！……』立君自己也不知道句話是怎樣說出來的。他搓了搓手，彷彿在思索，終於他似乎厭倦了。

「沒有靈魂的……哈，這就是沒有靈魂呵！」他簡直是噁了出來。「救國而怕做死囚，這不是沒有靈魂又是什麼？」他四下裏看了看，沒有一個人；太太出去買菜，女僕也不在了。他忽然感到孤獨，感到自己現在和置身在監獄裏一樣。

他的思想迴盪在心的深處，憶起幼年讀過托斯退夫斯基的“Dead House.”這本書給他一種死寂的印象。「這不是 Dead House 是什麼呢？」這種印象又重壓在他心頭。他又想，坐獄並不是壞事，生活的面相很複雜，短短的一生是不能領略其萬一的。假若托斯退夫斯基不坐獄，他那許多巨著怕是不會產生出來的，看他所描寫的那夕陽殘照應陪下的六絃琴音，簡直不是音樂，而是將死人的嘆息。

「人生是有限的呀！」他彷彿爲了沒有坐過獄，而深致歎息了。

但是這種所謂「沒有靈魂」的革命家就這樣。對於生活的新色相有着無限嘗試的慾望。等到來了，他又怕，用十二分力量去閃避，心裏戰兢兢着，什麼事都不能做，真如同失了靈魂一樣。所以在考慮和較量中探索，在考慮較量中閃避，最後再在考慮較量中追悔，

這就是他們的革命過程。立屠雖然還不一定就有決心，却已痛感自己生活中的缺陷了。然而，當他在夜間歸家的途上看見三五一羣的帶鎗銬的囚犯起解的時候，他的頭髮直立起來，發狠地跑，如同有鬼在要捉他一樣直到跑進家門落了門樓緩過氣來。

恐怖和煩悶重壓着立屠的心，終於有一天感到暫時的輕鬆了。正如一個待決前的囚犯，忽然看見鎗對準了自己的前胸時，反而意味到漠然中間的安慰一樣。

J教授的誓言早已由別人傳到立屠的耳裏，朋友勸他趕緊離開，但是他不肯；一則他彷彿有了嘗試新環境的決心，其次他覺得永遠過着閃避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。自己雖然已是廢鐵了，也需要在洪爐裏煉一下，他想。

在大恐怖的前夕，他公然跑出去作了一次講演。在這講演會裏他大胆地說出他所要說的話；他忘記了J教授的誓言，忘記了敵人的窺伺。結果他帶着乾啞的喉嚨回來，夜裏却做了一個舒適的夢。

就在次日清晨七點鐘，他聽到了洪大的叩門聲。

女僕進來說有客人來訪，是他的學生。

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，眼前便出現了一個陌生的面孔。他不用去辨別這人是否聽過他的課，馬上便明白了。再向外面去看，門口一羣黑色的人影圍着一輛汽車。

「很好，你有憑據麼？」我就去。」十分鐘以後，在多人衛護中，他已坐在汽車裏，看見他的妻在門際拭淚。

「去吧，沒有出息的女人！」他心裏想，沒有說出口來，汽車開動，轉眼不見了他的家門。

汽車在無邊的霧霧中飛馳，將立君拖向不可知的遠方。沒有太陽，沒有行人，被虐害的人們是不會被人知道的。他坐在車子裏，心情紛亂到不可解析。他看見左右的房舍和街道的列樹排頭地向後倒下，彷彿向他行最後的別禮，他便把微笑帶給這靜謐的街。

他想到伏拉地街，（註）想到「Dead House」，他感到新鮮和榮耀。

『讓它隨便把我拖到什麼地方去吧，西伯利亞也好！』他想。他看了看兩旁的衛士那種如臨大敵的樣子，覺得又可憐，又可笑。他覺得他們爲了每月那點點的工銀，在一個毫無抵抗的人的面前擺出莊嚴的醜態。人類都是被造物愚弄着，他從前常是這樣想；現在他却感到愚弄人的並不是什麼『造物』，乃是一種極簡單的壓抑的力量。人們爲了挨餓去做竊盜算得奇怪嗎？爲了吃飯而喪失了人性，才是奇怪得可笑呢！

車子一停，打斷了立君的煩雜思想。原來他們已走進了城邊的那座大院落，院子有些猙獰的黑衣人，眼睛裏放出凶光，院子的後面有什麼，立君可以想出來：帶鐵柵的小窗洞，死氣壓着的一片曠場。

下了車，仍然在多人的衛護中，立君走進了一帶冗長的甬路。這條路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建築的，有多少人從這裏走進去不見出來，不知他們是生還是死。立君彷彿看見上面有些密排的腳印，他確信，留下這些腳印的人是有生命力的，不是懦夫。他感到高默了，如同一個趕敵的兵。

終於他被延入了一個大而漆黑的屋子，在漆黑中有幾十個黑影閃動。這裏沒有太陽，立君早就知道。

一進屋子，一種可驚的現象使他幾乎不能相信他的眼睛。並不是因為那爐板似的一條長炕，也不是因為那蒸人作嘔的污穢氣；都是在那閃動的影子裏面有十幾張和他腐熟的面孔，是他的學生。

『這醜惡的教室！』他看着那些迎接他的面孔，感到一種要哭出來的可笑。然而他的心裏也有安慰，因為他竟配和他們走了同路。

在各人作了會心的微笑之後，立君懶懶的坐在土炕上，雙手托着腮，在想。假若人家問他的時候，他將怎樣回答呢？亂竊，他覺得自己不配，而且根本就沒有搗過什麼亂；那末，問什麼就照直回答好了，他終於這樣決定了。

那幾個人裏，只有一個他能够叫得出名字來，是張守仁。他看見衛兵出去了，便偷偷地問他：

『你們是怎樣來的？』

『我們最初也不知道。就在前天夜裏，我們便糊裏糊塗地被迫到這個屋子裏來了。』

『後來呢？』立君有些不耐。

『後來……就在昨天早晨，小鄭，』張守仁指着他旁邊站着的那短小人物說，『還是小鄭聰明，當人家問他時，他向人家要證據。虧了那個人和善，拿出來給他看了。可是一看，你說奇不奇，原來是我們班裏的同學錄！』

『呀！』立君驚得站起來。

『這還不算奇怪呢，先生。』張守仁作手勢讓他鎮靜些。『同學錄上洒了一片墨水，有一部分就看不清楚，那就都漏網了。該着我們幾個人倒霉！』

『當時就沒有證明嗎？』立君焦急地問。

『誰說沒證明，證明以後，他就不問了，一拍桌子讓你下去！』小鄭搶着答道。『他們

很氣憤，因為這次沒有捉到一個他們所要捉的人，所以就遷怒了。而且——這地方是進來容易出去難的。」

『楊立君』門外有人大聲呼叫。大家彼此驚疑地以目示意。

下意識告訴立君說是傳他過堂，於是他便走出去。

他隨着禁卒走過許多彎曲的甬路。聽見許多囚犯的歎息，終於走到一間客廳一樣的房子裏。這是特別優待室，他心裏想。

迎面有一個西服帶有小鬍子的人請他坐下，這小鬍子滿面狡獪的神氣，想來他是受過狡猾教育的。

『先生貴姓？』大家坐下之後，他故意問了一句，立君覺得這是含有驗明正身的意味。

『楊立君。』他索興連名字也說出來。

『湯先生思想很好，很那個，是不是？』

『你這話我不明白，……我只知道教書。』立君覺得不願敷衍了。

『何必瞞着呢！……先生的講演就很好。』

『我在什麼地方講演來？』立君想着閃避了。

『不必掩藏，自己的事情還要問人！』小鬍子的態度又厲盛起來。『我們當然調查

得很清楚。你知道那種講演是不正當的嗎？』

『怎見得就不正當？』立君顧不得掩飾了。

『有命令，這不是我們的事情。』小鬍子彷彿又要改變他的問話。

兩人沉默了一分鐘的工夫，他又接着問立君，是不是歡喜高爾基對於中×問題有

什麼意見，是不是和這次學生運動有關係？……立君只是搖頭表示不知道。

『說出來能出去得快些呵！』停了停，小鬍子說道。忽然他又彷彿不願再費唇舌，說

了一聲『再談』，便把立君送了出來。

『這種問案真是滑稽呵！』立君想着，仍然隨着那禁卒踱過彎曲的甬道，聽着囚犯的歎息，回到原來的屋子裏。

大家都沒有說話，彷彿彼此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

夜色一來，屋裏更顯得陰森了。豆大的燈光在牆上閃爍，像墳頭鬼火。大家都沉默，心頭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板。

禁卒走進來，久在牢裏的囚犯差不多都垂下頭去，彷彿怕遭斥罵。立君一眼望去，這禁卒有四十來往年紀，生得很肥，像一隻豬，眼睛發着炯炯的光，面色却是蒼白，大概因為久在監中少見陽光的緣故。後來立君才知道他們的生活也很苦，每三點鐘一換班，陪着犯人過着單調和無聊的時光；因而性情就粗暴，冷酷。他們的心永是有着復仇的意味。本來，誰會看得起禁卒，特別是贖罪人。所以他們一見讀書人，心裏馬上就波起了漠然的恨念。彷彿說，『你們看不起我們，復仇的日子可到了！』

他們是三點鐘一換班的，每一個禁卒值班三點鐘要有兩點半鐘的演說，不，還是說，

『調話』好些。這是他的態度要比往日好些，也許看見立君是教授，不由得有點兒客氣的意味；後來勞牢裏的難友們說，他們是見過大人物的，類如汪精衛……他們都是牢裏的好朋友，他們時常對新來的犯人說。

這次他一進來，還向立君點了點頭，然後便轉向那些學生們去『調話』了。他說：

『你們諸位都是大學生，上等人；我兄弟是下等人。走在街上，你們那裏會看得起我，還不如洋車夫。現在呢！』他頓了一下，打了一回手勢，如同演說家的作態一樣。『現在却該另說了！我兄弟，本主席，極力高於一切。你們都得聽我的，不然，……哼！有你們的好處！』

立君對於這種事情還是初見，給與他無限的驚異。這種現象，在托斯退夫斯基的“Dand House”裏，在王爾德的獄中配製，在柏克曼的獄中配製，在……都沒有寫過。這許是中國牢獄中的特有產物了。他覺得牢裏禁子有如一個君王。

『你們太傻瓜了，諸位文化界同志！』他繼續不倫不類地說。『你們救國，不錯，本主

席很同情。但是你們的做法不對，不正確。你們在學校裏，凡事都得聽先生，先生沒有反對你們救國，可也沒有領導你們搗亂，對不對，楊教授？」

立君沒有哼。

「依我說，」他又繼續講道，「現在救國的期間還沒到，假若政府真派出兵打仗，我兄弟，本主席，向不後人，大家拿起鎗桿來，拚個你死我活！那也是條漢子！沒事寫搗亂，那不算……笑什麼？小流氓！」一個十三歲的小竊盜向他做鬼臉，他便這樣喝了一聲，就走上輕輕地敬了他一個耳光。

「這真是牢獄中的教育！」立君心裏想。

這時牆角處一個老囚犯站起來。他有五十多歲，也是竊盜案，入獄已有二年了。幾月的研磨使他的頭髮全白，然而在受獎的眼睛裏還含著強悍的光。

「別吹牛了，老崔！」他向禁卒喝道。「偷什麼！喝兩盅酒，便滿嘴放起屁來，不怕羞！不服咱就試試，你打吧，小子。」

的。

禁卒彷彿失去了他的威風，垂了頭，不響。囚犯裏原也有英雄，有光棍，禁卒也會怕

的。
『奴才』立君覺得他可憐了。『這禁卒原來也許是好人，可是冷酷的環境，把他的個性凍僵了，他終會有一天明白過來，明白他和犯人是同樣受壓迫的人。』立君歎息了。

如豆的燈光昏下去的時候，牢裏的人也漸漸昏下去了，只好睡覺。大家側臥地擠在一起，三十多人一舖炕，十多人一條被子，犯人咬着牙鑽身到被子裏去。

就這樣，每日蟻伏在牢洞裏，鎖着眉頭，渴望着光明，吃着窩頭，聽着禁卒的訓話和犯人的歎息；春花開了，春草綠了，是與這世界無關的。偶然從窗洞看見掠過空中的燕子，立君想起他的妻兒是怎樣焦急，他的友人們的生活該是怎樣緊張和恐怖，但是一轉念，仍然墜入單調的沉默裏。沉默是最難過的，只有牢裏的人才會知道。

一線希望祇是期待着傳喚他們的名字，縱是被解到刑場也好，然而傳喚的聲音總

是不來，發憂的人數一天天地加多，眼前永是一片漆黑，在這裏面，讓他們的青春悄悄地斷送。

四，廿二，一九三六。

註：Vladimir Street 是莫斯科的街名，沙皇時代許多刺配的犯人都要經過這條路到西伯利亞去，革命後改爲烈士路。

曦

一

寒冬去了，積雪消溶於和風之下，大地披上了一層綠絨絨的衣裳。灌木叢中時時傳來布穀的單音獨唱；蒼叢裏有啾啾的鳥聲伴著掠水燕子的低飛。農夫揮動他們那健壯的臂，田間便放出一種新鮮的土味。夜間，在三海，在二關，可以聽見年輕人的低語，間或有七弦琴和女人的笑聲。春天來了！

春天來了，一切都在笑！人間的風味所以能够這末雋永，就是因為一年有這樣一次過不厭的春天。

雖然，這世間也有被春天忘記的人們！這種人或者都是欲望過高的人們，他們對於

命運沒有堅決的信心和服從的決意。『爲什麼一年只有一回春天呢？』他們常常這樣不平。想要保持春天的永在反被春天忘却的就是他們。

所以他們被命運拖到一個黑暗的角落裏，永遠過着冬一樣的冷酷生活。他們的生活中沒有春天了！

在城邊，呵，可不是，還是那個城邊，一片曠場過去，有一帶蜂房似的小屋。裏面黑洞洞，終年沒有光線射進去的。他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被關在裏面，也不知什麼時候才得釋放出來。這羣爲了替人家求春天而自己陷入永久冬天的人們，是該忘却的。他們如同被一層堅冰覆住的水底的魚，任是怎樣地衝，怎樣地吶喊與嘆息，沒有人會知道。在鴉鳥啁啾裏，在七絃琴下的緩吟低唱裏，沒有對於他們的懷念。好似命運在他們和人世中間畫了一條分隔線，彼此都不了解，終而歸於忘却。不錯，時候過了，沒有人提起這件事情來，誰還會記得！

很久，雖然只是三個月前的事情，人們也可以認爲是很久的，有一個青年孩子犯了

罪被關在裏面，證據是一本法朗士的——呵，就是法國那個法朗士——紅百合！百合！
必要紅的，想必是不大好！

其實，這樣隨便被關進去的人本來不算少數呵，他們有點兒活膩了，人們走過那一帶蚌房的時候，大半都是這麼想。於是，紅百合入了廬，那個孩子也就永遠住在裏面了，被人忘却。

一天早晨，碧紗窗外的麻雀啞着喉嚨作歌的時候，伯駿從甜適的夢中醒來，口裏還留着昨夜的咖啡味。一開眼，陽光便逼面而來，幾乎使他又閉上。停了停，經過幾次的開閉之後，也終於把眼睛睜大。他看見窗外含苞的丁香林，從風洞裏飄進來的清香氣味，使他感到醉醺醺的。

他不想起來。本來，在鬆軟的被裏聽鳥唱，在青年人想來是多末舒服的事情！

『王駿伯！』窗子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
不用思索，他便知道是他的朋友姜勻。於是他披衣起來，這時屋門一開，姜勻已經快步走進來了。

姜勻一進門，帶進來春寒的清麗，伯駁打了一個寒慄。

『什麼事，老姜？這樣忙！』

『走！伯駁，跟我走！……快穿衣服！你看，大春天起得這樣晚！』

姜勻和伯駁在一個學校裏讀書，而且是同班。伯駁家裏很有錢，姜勻却是一個窮光蛋。老姜對他很好，時常給他講說許多有用的事情，他也並不因為人家窮而加以輕視。即如他父親所不能解釋的問題，老姜都給了他很圓滿的解釋；他不但佩服老姜，而且和他，在感情上漸漸密切起來。他漸漸覺得自己不應該有錢，老姜的明察未始不是窮困的障礙，所以他漸漸恨着他的家，恨着他的父親，如同牢裏的犯人恨着送飯的禁子一樣。他好久想要逃出這牢，可是沒有辦法。近來老姜時常到他的家裏來，和他談了許多話；他是微溫的，老姜是冷辣的。他恨着自己，同時老姜的話他都相信。

今天清早老婆一來，他就覺得是有事，老婆沒有這樣慌急過。他一面扣着鈕子，問道：

『什麼事這樣急？……你看我連臉都沒有洗。』

『快些！現在只有二十五分鐘的工夫了，那個去處又是那末遠……有什麼話路上談吧！』老婆彷彿不耐煩。

於是他急急收拾一下，臉都沒有洗，隨着老婆跑出去。

一出門，清風撲面吹來，他們昂起了頭。伯駿的住宅雖然在城裏，地方却極清幽，像一個別莊。門前一帶護城河水，左方有一個土山，山上的龍爪松和河邊的堤柳，倒影在靜靜的春水裏，充滿了詩意。

兩人沿着河堤向東走，迎着朝陽，暫時都沉默，各人的心裏有着不同的感覺。

沉默終於打開，先說話的不是伯駿，反而是老婆。

『你知道我們到哪兒去嗎？』

『哪裏知道！……』

『到××大學去開會。』老婆慢慢地說了。

『開會不是被禁止嗎？……開什麼會？』伯駿睜大了眼睛。

『你知道餓了以後應該怎麼樣？』老婆笑着問。

『應該吃東西。』

『若是不讓我吃呢？』

『為什麼？我有吃東西的權利！……假若不讓我吃麼，我要偷着去吃，搶着去吃的！』

伯駿表現出來他那孩子氣。

『不錯，你這話說得很透澈！開會也一樣，假若有這種必要的時候，偷着也得開，搶着

……哈哈！』老婆咯咯笑了，柳枝上的小鳥驚飛開去。

『不要你這樣囉嗦！到底是為什麼呀？你！』

『要開追悼會，要紀念一個人的死！』老婆怕伯駿急了，所以痛快地說了出來。

『又是哪一個先烈，黃花崗……呵，還沒有到，呵，這種會有什麼意思，我早已開得膩

了！
伯駿彷彿很失望。

「不，這不是先烈，其實也算是一個先烈。你猜是誰……就是我們班裏的谷靜呵！」

「谷靜死了？」伯駿驚得一跳，樹枝碰到他的臂上，洒了他一頭露水。「不是去年失了踪的小谷嗎？他怎麼會死了？前天我還聽唐青說他在裏面吃得很好，……難道……死了？呵，可憐的孩子！」伯駿落下淚來。

「呵，不要悲哀，我的孩子！」老姜撫着他的肩頭說。「不錯，就是那個小谷。他在裏面，其實是很苦的，那樣小的孩子，和你差不多，只有十七八歲，因為沒有口供遭了許多的鞭打，……」

「他不好分辯嗎？他那證據不就是一本紅百合嗎？紅百合是什麼書，他怎不講給我們聽？」伯駿搶着說。

「傻子！你還睡在夢裏！」老姜接着說。「衙門裏的事情向例是有錯拿沒有錯放的。他們遇見了犯人，不論你是否有罪，如同一隻鴿或一隻蛙遇見一個解剖家一樣，好歹要

毀掉你。他們要用盡種種微妙的方法在你的身上找到一點什麼東西才算完。至於紅梅，他們是不去理的，只用一張紙封起來標上「證物」兩個字，丟到櫃子裏，就完事。」

『呵，可咒詛的，可罵的！』伯麟悽悽地說。

停了停，老婆又說：

『因此，我們覺得小谷的死是有意義的。雖然他不是被人打死，而是害了回歸熱病，你想他們能够不負責任嗎？小谷在學校裏本來活得很好，很有希望，和你一樣。所以這樣突然死去，他們應該對他負責任，甚至應該對我們負責任！我們紀念他，正是警告我們自己，因為死亡的危險離着我們不遠了！』

老婆說到這裏，伯麟的眼裏充滿淚水，隔着眼，他模糊地看見遠遠有一頭老鷹抓起一個鷄雛凌空飛去了。他悲哀到說不出話來。

『不要傷心，那是不中用的！』他又聽見老婆在勸他了。『所以我們要紀念他，正是要給我們的悲哀找一個出路，使它化成一種力量，不是徒然的淚。』

『那天，你何必這樣急急地找我呢？』

『這自然有原因。因為在這會場裏，有多少個青年團體；我們班裏沒有一個人代表出席，太難看。我本來是可以做的，不過近來人家都很注意我。因為我個人而妨礙了大家是不好的。別人呢，都是傻子一樣，錯得遠遠的。所以想來想去只有找你了。』

『你呢，有許多方便。』停了停老婆又道：『一則你們家裏有保護色，二則你向來不是什麼活動份子，所以最合適。』

伯駿聽到這裏，羞恥和義憤湧上他的心頭。他想他的父親，想想每天到他們家裏去的外國人，想想他自己；於是他馬上壯起胆子來。

『我願意去，願意去！』老婆我的心裏真是難過，不是一天了！看看我的父親，像你那樣的聰明，是無須待我說明的。我想，我脫離他，也許這正是一個好機會。』

『先不要想那些吧！』老婆的步子加快了。『今天做了，再說明天，我們趕緊走吧，晚了！』

於是他們繞過河堤，再穿過兩條大街，紅樓已是遙遙在望了。

『老婆，我去了說什麼呢？我想他們一定會叫我說話的！我說不慣，而且現在心裏亂得很。』伯駿終是耐不住的。

『容易得很，你就說你自己的感想好了！』

『我的感想很多，很雜亂，怎麼辦？』

『你可以把你個人拋開，』老婆道。『你可以說一點和大家有關係的話。』

『呵，宣傳！』伯駿心裏想，他覺得有些嚴重和可怕。『我公然作了宣傳家！』

沉思隨着腳步聲打轉，他突然如有所悟。

他想宣傳也不過是平常的事情，簡單說來就是說話。他想起自己被父親和母親宣傳了十幾年，被先生宣傳了幾個學期，近來又受了老婆的宣傳……

『呵，都是宣傳！現在該看我的了！』他覺得自己漸漸偉大起來。
穿過叫喜的街市，他們來到×大學的門前。

老婆偷偷遞給他一條白布，他清楚的看見上面寫著：

『谷靜追悼會X學校三年級代表』

他拿來纏在左臂上。

當他昂然走進門去的時候，聽得身後有老婆的低語：

『伯駿！勇敢些！當心些！』

二

在沉默中，伯駿走入了禮堂。

X大學是這僻城裏有名的學校，所以禮堂也是相當講究的。今天，禮堂還是那個禮堂，空氣却異常沉悶，在晦暗的光線之下，千把個頭顱在晃動。伯駿的精神有些受清壓迫，心裏有點兒窘。

外面已不如伯駿來時的寧靜了，隔著窗子看見牆邊的樹頭一一地拜倒，天空吹起

了風沙，在昏黃中隱約看見戴黑帽子的人物走動，然而，屋子裏的人彷彿覺不出怎樣的嚴重，在羣衆集會的場合中大家的胆子就是一個人的胆子。

伯駿在老婆暗中指定的地方坐下，定了定神，禮堂的景象漸漸在他的眼前清晰起來。

靠著東牆的高臺上，垂着小小兩面白幃，當中，四五個花園包圍着一個青年人的像片，實在是一個孩子的像片呵！伯駿馬上就想起那和自己年歲差不多的『小老西』來，是多末的和善，多末的老實，後隱約看見有一口棺，像似葬給嬰兒的那樣大小。

『呵，棺材！』伯駿幾乎叫出來，他盡力忍住，但是腦子裏衝撞着幾個問題：『那裏面就臥着小谷的屍身嗎？多末小就憑小谷那大的身量！』

臺子底下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，圓面孔，低垂的目光，象牙式的兩撇黑鬚，像一個商人。老婆告訴他說那是小谷的父親。他是前天用電報召來領屍的，也許因為過度的哀傷和勞苦，面色顯得很難看。伯駿看到這裏，想想自己，想想自己的父親，他再不敢看

了，低下頭，雙手遮住了眼睛。

一陣嘈雜的聲音過去，禮堂漸漸靜了下來。伯駿抬起頭來，看見有一個青年人站在臺上用着明朗的聲音報告開會的宗旨。

『大家到此地來參加這個追悼會，我首先要代表我們發起人謝辭。』這個青年的主席緩緩地說。『不過，這個會却與普通的追悼會不同，是另有意義的。』於是他便發揮了兩點：（一）這個追悼會不是一般的捧死人的舉動，硬把一個平常的人物捧得偉大，或者把一個無惡不做的人捧得慈善；這是紀念一個死難的實行者。（二）這不是單獨追悼他一個人，乃是紀念我們青年人大家的厄運，因為我們就是谷靜，谷靜就是我們。隨着一陣掌聲，那谷靜的父親也被擁到臺上來演說了。伯駿好奇地聽他在說些什麼，這個商人。

這老頭說話的時候有些失常，他不諳開會的規矩，臉發板，手發顫。但是在他那簡單的話裏却有深厚的意思。

他說，他是買賣人，不懂什麼，大家不要見怪。他只知道他的買賣一天天地不好，不但沒人買，而且稅更多。他想不幹，回鄉去種田，又是箇土匪。他苦極了，只有一個兒子，就是谷靜，小時很聰明，所以想讓他把書讀得好好的，將來也好有個「才」，他又死了，死的又很冤枉，他還有什麼活路！大家來追悼谷靜，他很感誦。不過看到大家活潑的樣子，他很喜歡，也很稱心。他願意大家都能够長久好好地活着，不要像他的兒子谷靜……

他哭了，哭得話都沒有說完就走下去了。當時會場裏的氣象好似一座公墓，大家被這作商人的父親感動得像一羣墓碑，靜靜地坐着流淚，都忘記了鼓掌。

『X學校三年級代表演說！』伯駿正在想着什麼，這聲音在他的身邊響起來，如一個春雷，他渾身顫慄起來。

他在迷惘中被掌聲送上臺去，時而覺得麻木，時而覺得發涼。這是他第一次對於比他還要高明的人羣講話。

『同學們！我今天代表三十幾個人來講幾句話。』他的聲音有些發啞。『雖然說是

代表，其實自己覺得是不配的，我還是說我個人的話吧。」他的眼光和大衆的眼光碰了一下，他停了停。

『忘掉谷靜』他平不了平氣又說。『這並不是忘掉他，他的好壞，是他自己的，死後還用着我們給加一些華麗的字眼在棺材上嗎？最要緊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在於谷靜我們自己！』

『谷靜生時是多末善良！我不是稱頌他，乃是覺得這樣善良的人是不應當這樣死去的。話也要知道，惟有最善良的人才常會被人誣殺死的。所以我恨，我恨谷靜生前不是一個粗魯的人。同時我又感激他犧牲了性命教訓我們應當粗魯。……』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看見窗外和門道站滿了戴黑帽子的的人了。

然而，他的話如同從山上流下來的瀑布，雖然遇見了岩石也不會馬上停住或閃避的，反成爲更飛躍勇敢。他覺得兩頰發痛，眼睛裏要冒火，渾身陷入連續的緊張中。他提起最後的勇氣說：

『所以，我們不要過那綿羊一般的生活！想想浴辭的死吧，浴辭的死能够給我們胆子的勇氣來了，鬼神也會辟易。彷彿有人這樣誘過：他們是不怕崇順的，怕無禮！他們的奴僕不是也竟日受着他們的壓迫和凌辱嗎？不錯，順服是沒有好處的，去年冬天的事情就是好證據！……我們不要忘却！』

他不問言詞的是否得體，不問講話的規矩，他覺得還有許多話講不出來了，便迷惘地走下去，身子覺得很重。

爾後響着一片如雷的聲音，他自己也不知大家為什麼佩服這個十七歲的孩子，這個孩子却又是他自己。

這時候，受着這單純童心的感應，千百顆心融成一起，奮激的空氣填充了這間屋子。人們忘記了恐怖，忘記了畏縮，只有興奮。大家的心合成了一個心！

在戰慄和緊張中，伯麟感到一種生活的新奇。他盡力想着恢復自己的本來，却做不到。他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，或怎樣說出來的。三個月以來，他聽到許多陌生的話，看見

些陌生的事情。他終於也說出來了，做出來了，他覺得在他這全是出於被動的。

在這樣羣衆緊張情緒中，通過幾項議決案，在每一件被說到的時候，他看到了一片枯林也似的舉手，黑帽子在門際和窗外搖動，他意識到危險就要到來。

『出發！X學校在前面！』不知是什麼人吼起來。伯駿看見了黑帽子羣中輾動着木棒。

『跳窗子出去！……走不通大門了，我們跳窗吧！』

這時羣衆從四外的窗子擁出，伯駿看見一根木棒落在一個孩子的頭上，立刻滾下血來。他不顧欣賞這悲慘的景象，托地從窗子躍了出去。

『往南，穿過胡同，再往北折，到X學校去！』伯駿聽到有人這樣喊，他隨着人的潮水湧出。在他的身後還有一批傾跌前進的人們，黑帽子不住拿着木棒子向他們威脅，陸續對於跌倒和落後的人們加以逮捕和鞭打，等到他們離開南小門，轉入大街的時候，羣衆便減少了四分之一。

『撕去你臂上的白布吧！』彷彿姜勻在耳旁告訴他。於是他一把便扯去了。

他們一面前進一面狂喊，他們的喉嚨沙啞了，街上擠滿了人羣，他們瞪着目，張着口，像似宰羊場的觀客們，又像似廟會或葬儀兩旁的巡禮者，他們永是盡力張開他們的大嘴，像驚愕，像好奇，却又帶着漠然的心情。其實，這並沒有什麼奇怪，市民向例是如此的，他們常是羣集在一起，漠不相關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有時也竊嘆，也同情，也譏笑，然而這與他們是完全無干的。

『打倒！』

『打倒！』

在這種雄壯的呼喊之下向前走，他們蔑視木棒，蔑視剗刀，蔑視了一切，就是懦弱而且單純的伯賤，這時也不能例外的。

當這個勝利的隊伍轉角向北方走去的時候，忽然起了一陣風，比方才還要大得多。這不祥的風呵！隨着遠遠地便捲來一片黑雲。在塵沙中，不久他們便辨認出來這片黑雲

原來也是一羣黑帽子。於是他們陷入包圍之中了。

在這黑色的旋風中，衝激着的是這騷動熱情之波浪。他們吼叫，怒罵，衣服被人撕裂，

……他們如同一羣瘋人呵，在自由和正義的旗幟下，使他們不得不變成瘋人！

在徒手的支持之下，木然的一聲響，有一排人倒下來。

『衝過去呵！』在這一聲口號之下，他們忍着痛踏過一堆活屍的身子。

街上立時充塞了恐怖的氛圍，天在頭上像一面網。路旁的觀客們再也沒有看宰羊的那樣有趣了，再也沒有看殘廢的那樣有趣了，再也沒有看跑馬的那樣有趣了，再也……

他們想不到這羣慈眉善目的書生，會變得像一羣狂獸。於是他們若有所感地逃回家去，檢查家裏是否還有沒回來的子女兄妹，緊緊地關起門來。

死氣籠罩着大街，到處看見野物在噬人。

伯陵這時正在隊伍的前面，他失去了從前的愉快，心裏燃燒着憤懣不平之火，用手臂抗拒着木棒，昏昏中，他看見臂上紅色條痕佈畫得均勻。他幾次傾跌，幾次站起來，他忘

肥了逃跑，也無從逃跑。

因為前面的壓迫太重，後隊現出不穩的情勢了，有人鑽進了小胡同裏，又枝木棒給打回來。

『要保持隊伍的嚴整！』不知是誰喊出來。伯駿四下裏一看，老婆失了蹤。他的心突然一冷，感到身上酸麻作痛了。

黑帽子這時好像得齊難逢的機會來執行復仇。他們彷彿以為向例遭着學生們的白眼，把他們看做乞食的賤材。這時是他們的天下，他們要復仇的。

在匆忙中，伯駿的想像是混亂的，也忘掉了什麼叫做感慨。在昏茫中他叫喊，他的神經失常了。

有些人奮勇衝過小胡同，尋着逃避的路子，有的人竟自跳了牆。伯駿四外檢視一下，身邊臥倒了五六十個受傷的同行者。

『往前衝呵！還有三里遠，快些振作起來！』隨着這呼聲，伯駿看見一個人猝然倒下，

頭部受了傷。『媽的皮，誰叫你愛國！』接着是墨帽子咒罵的聲音。

『呀！』彷彿有什麼很重的東西壓在他的頭上，又酸痛，又麻木。眼前一發黑，他頹然倒下，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廿分鐘以後，這條大街歸於平靜。警衛車滿載着人，坐着的，騎着的，向那一帶小房馳去，留下呻吟的聲音在空間裏。受傷的，暈倒的都被拖到牢裏去了，伯駿也在那裏面。

路旁的居民一面吆喝着狂吠的犬，一個個從門窗裏探出頭來，看見街上依然是太平的。

三

伯駿坐了牢，他要追隨着俗輩做一回被忘却的人。

他的入獄引起親友們的懷疑和閒話：都覺得一則伯駿是一個闊綽而且極其有禮教家庭中的兒子，平時留法像姑娘的樣子是不應該坐牢的。其次，他的父親某日就極嚴

風，把學生們看成猛獸一樣，雖然這樣的猛獸他不幸却也有了一頭，但是自信還能夠駕馭得住；然而伯駿竟自坐了牢，伯駿坐牢就是他的父親也感到沒有辦法，所以人家說，這是報應。

其實，伯駿的坐牢雖然是值得奇怪，却也有着必然性。

時代的劇變的旋風早就在伯駿的頭上打轉了，——其實呢，是在每一個青年人的頭上打轉的。——然而却又不下來。知道事情很少的伯駿每日每地受着連續不斷的新刺激，像做夢。他漸漸感到國家有問題，家庭有問題了，甚至他的父親，——以至他自己。他看見成羣的學生往學校裏跑，他便想，這是到哪裏去呢？讀書能夠得到什麼東西呢？他感到空虛，自己都莫明其妙。

伯駿漸漸忿恨他的家庭了，和忿恨國家是一樣的。他的家裏很有錢，人口也還相當的簡單，除了父母之外還有兩個妹妹，一個哥哥。母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，對於孩子只知道溺愛，在他血液裏運行着的愉快和溫柔，大半都是母親的賜與。父親是一個機詐而又

乖僻的人，個性很強，且有才氣，不過從前受過奴隸教育，綽綽有餘地滲透了他的腦子。他對於禮教表示着過度的擁護，甚至在讀書的時候一任那五四高潮在他的頭上澆熄去而不爲所動。然而，他結果是難免陷於孤零的。才人處在孤零的環境裏，是要有許多牢騷的；他的牢騷便是慨歎着世風不古。十七年以後，這樣的人物自然要下了台的，據說是因爲『落伍』。所以他只作了幾年的官，只能存了幾十萬銀洋。然而，世界上光明與黑暗常是會興替着的，所以在霧氣起來的時候，一些怕見光明的人都會活躍起來，他就是其中的一個。所以，特別是在最近，他的門前幾乎又成了鬧市，中國人，外國人，穿梭似地出入他的大門。

他的思想和他的年齡一同老去，他常是苛刻地咒罵着不習慣新色相，因爲他們是屬於年輕人^的。如同『無君無父』的革命思想，『打破羞恥』的自由戀愛，……他都表示強烈的反對，他信奉孔丘，所以最爲切齒痛恨的是白話文。

這一切，在伯駿漸漸由懷疑而達於苦悶，終於忿恨了。他父親所贊成的事情是青年

人所不習慣的，反之，他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事情，都遭了他父親的深惡痛絕。

最近，因為重大的力量漸漸向青年人的頭上壓下，伯駿的苦悶也更加深了。他漸漸厭了流行的印刷物，然而在家裏的時候是要藏在衣襟之下的，因為怕他的父親。同時他看見父親的舉動和他所讀的書籍大相背謬，每日出入於他的家門的人，都是他內心所深恨的東西。

這在他父親並不覺得。他好似一個獄官，牢裏的囚犯都得受他的統治，他常是這樣想。

伯駿的哥哥伯驛雖然到了成年，也會在東洋留過學，然而在伯駿看來却是一個人事不知的人。他每天除了在洋行的櫃台上計算着利錢之外，鏢也來，賭也來；可是一回家便和他父親咒罵着世風不古。他父親想到兒子的時候很喜歡，並且想伯駿將來會和伯驛一樣好的。兩個妹妹年歲太小，什麼都不懂。所以，生活上起了波瀾的伯駿，怎能不苦痛呢！

伯駿在眼界開展了之後，對於身邊的一切漸有了更深的體驗，忽然有一天他竟證明了父親有親X的行爲，而且不久就要作官了。這是伯駿有生以來所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，他雖然不敢向父親質問，已經認爲家庭中除了母親之外都是他的敵人。

十二月裏兩次流血事件發生的時候，他父親設法把他關在家裏三個星期。他對於外面的情形自然是不清楚，報紙開了天窗，同學們一個也沒有來過，所以便無處去看到或聽到了。然而，他覺得這種運動是正確的，他的父親是殘酷的，殘酷——不僅是對於自己的兒子，却是對於一切中國人。他每日看見哥哥帶着酒意回來，向他微笑，哥哥很快樂，彷彿盡了他的責任，伯駿呢，……他不能不把眼淚嚥下肚裏去了。

春天到了，學校開了學，一切都太平。久被幽囚的伯駿重新返回這太平世界裏。

他漸漸從同學的口裏，知道了青年人大犧牲的事實，勾起他那淡淡的舊恨的影子，酸苦的滋味便從他的心兜了上來。當人家講完了說『這些事你是想不下去』的時候，他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時他和凌勻訂了交。凌勻是一班裏最年長而且最能同情於伯駿的人。黑黑的面孔帶着點兒鬍渣，像一個鄉愚。無論在什麼運動裏沒有看見他出過頭，然而他忙得很，常是不在學校，除了上課的時候。他很喜歡伯駿，常常和他談話。他知道伯駿的家裏很闊，便有意無意地用言語試探他。有一次伯駿和他談到家庭，問他說：

『假若一個青年人過着舒服的日子，他還會革命嗎？』

『在金錢的力量吸力強大時，他是容易另有感覺的，他要設法維護自己的生活，革命當然是談不到。可是這年頭一切都靠不住，事變一來，巨富也可以馬上變為赤貧。人的生活，要在環境中養成的。』

『那末，他已經對於現狀不滿意而且苦悶了呢？』

『那是冤信！』老婆的語音放重些。『覺悟了就應該逃出來。』

『他對於父母也不滿意，……這事有方法補救嗎？』伯駿的問題一轉。

『這是自然的事情。覺悟了的兒女們是會對於父母不滿的。不錯，沒有方法矯正，只

好放棄。但是，有一點，你得能够捨掉舒服的生活。」

「逃出來怎樣活呢？誰來養活你？個人又沒有能力生存！」伯駿的疑問更深了。

「個人不能生存是真的，一個人走了正路，要在不能生存中打出一條生存的路來。但是，這却苦得很！」老婆的話調有點兒威脅。

「前面也有路啊！」

「路是有的，要人自己去找。」

「你呢？你在做什麼？你打算做什麼？」

「你現在還不知道的時候……總而言之，你愛大家，大家也愛你；你替大家効力，大家也扶持你。雖然艱險，却很有意思。」

「唔……」

這些話，伯駿有的懂，有的不懂，有的想得通，有的悶在心裏。他整天想着老婆這個人，覺得神祕得很。他講話那末刻骨，又看不見他做什麼，竟日永是那末忙。

第二個刺戟來了，就是谷靜的死。谷靜的死在他看來是很冤枉。為什麼谷靜死了，別人偏不死？他不敢問老姜，怕老姜笑他淺薄。繼而一轉念，他忽然明白過來，谷靜的死是出於偶然，是代表一部分青年人的命運。大家的頭上都在被死之網羅籠罩着的呵。他覺悟了。

他把這覺悟帶到監獄裏。

伯陵終於坐了牢。

他的坐牢對於他的家庭簡直是一個重大而且意外的侮辱，特別是對於他的父親。他的父親那樣刻薄是知名的。假若誰家的女兒和人發生了戀愛，或是誰家的兒子反叛了他的家庭，他照例要唾上幾口說這是祖上無德。現在自己正在建築着一條發財的大道時，他的兒子却會坐了牢，這簡直在各方面說來都是對他挑戰的。

所以在當天的晚上，發耗傳到家裏來的時候，他氣得要挾胸口縫裂，要把腳跟頓碎，

自己打着嘴巴，罵著自己，恨不得要自殺。他對大兒子伯驛說：

『伯駁不是爸爸的兒子，是野生的，你才是爸爸的兒子！』他的神經有些錯亂了。他當時給×學校寫信否認伯駁是他的兒子。

伯驛只是笑，不做聲，他心裏盤算著父親的那筆巨量的財產，他竊望著伯駁最好永遠坐在牢裏纔好。

『我是管不了弟弟的，』他說。『連爸爸都不怕，何況……！』
母親只是哭，暈過去了兩次。

然而事情不能使伯驛想得那末容易，伯駁無論如何還得算是他父親的兒子。坐牢的頭幾天，虧得他母親託人給送去了衣服和錢鈔，這在他家本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為伯駁的父親是和當局有著深切關係的，在某方面說，當局還有要他幫忙的地方。

十天以後，伯駁的父親清醒過來，氣憤也平下來了，他說：

『我要讓他出來，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嗎？我是故意要他住幾天，要他知道天多高，地

多厚！……呵，家門不幸，家門不幸！……」他再也不說祖上無德了。

一個名片去了，伯駿馬上放出來。

伯駿意外地獲得了許多生活的教訓，他清楚了許多，健全了許多。這是幸運呢，是厄運？他自己也無從分辨。

四

伯駿從牢裏出來，重新感到生活的煩苦。在家裏看到母親的淚眼，父親的冷面，和哥哥的假笑。他想，他還是坐牢好。

然而，他的生活經驗正和他的煩苦成着正比例，他得到了豐富的教養。牢裏的生活，真是苦得偉大而奇詭，他看到有生以來所未看到的事情。

他看見司法的黑暗和禁卒的騷妄；有多少為生活——最低限度是為自己的生活——捱而走險的人們被幽囚成爲病夫或半死的人。他也看見怎樣由於十年的牢獄生

活使一個蒼白了的青年成了學者，用他們的青春換來清晰の思想和博學。一年中依着時序的變遷，有各種細菌充滿在潮濕の空氣繁殖牠們的後代；所以，聽老犯人們講說，生疥瘡的，生疽的，害風濕骨痛症の，害猩紅熱和白喉の，……每年裏都保持着規律の週期。伯駱雖然僅僅住了十幾天，但是他知道在牢裏度日要比窗外野蘭の茁發遲緩到一千倍。出白芽了，吐綠葉了，葉子變成深綠色了，有花苞了；然而，人呢，還是不能出去。

所以從牢裏走出來的伯駱不期然地蒼老了許多。雖然他並沒有瘦，風姿依然翩翩，他的心却增加了年紀。

家裏他再也住不了，所以便搬到學校裏去住。父親雖然口口聲聲不要他這樣一個兒子，其實這種決心是假的；兒子不要父親の決心却是真的。

一天，他和老姜遇到一起。自從伯駱坐牢以後，老姜就沒有到學校去上課，這一次還是他第一次到學校來。伯駱對於他坐牢以後的事情完全不知道，也沒人去問，所以今天老姜一來，他很歡喜，問道：

「老婆，這些時你到那裏去，來，事情怎麼樣？」

「糟得很，犧牲太大，而且也有錯誤。」伯殿想不到把事情怎麼弄錯的。

「怎麼……？去年不是也有更大的犧牲嗎？」

沉一沉，老婆發覺他說出來何以這次的犧牲更大。伯殿聽了老婆的話，瞥了瞥眼，彷彿覺得又多明白了一種事情。「原來還有這多花樣呵，他們真會製造革命家呵！」他心裏想着，却反問道：

「這些事都是我沒有想過的……可是，你怎樣跑掉了的，那一天？」

「我當然要比你狡猾多了！」老婆微笑說。「我想到還有許多事情要做，所以我想個方法跑掉了。險得很！我幾乎沒有和你一塊兒進去！……不過，對不住得很，我當時顧不了你，等於我送你進去一樣。」

「你不過是把我送到另一個課堂裏罷了！」伯殿瞥了瞥眼。

「我也並非出於忍心。因為一則是顧全不了你，二則想到你進去馬上就會出來的，

你的家我是清楚的；至於教訓你的心那時卻沒有。」老婆也笑了。

『不過……呵，不要說笑話吧，將來怎麼辦呢？』伯駿蹙了蹙眉，說道：『我悶得很，出來以後彷彿覺得自己的生活更嚴重了。我想找點兒有用的事情做，過一遍比較有意義的生活。』

『城裏的事情已經到了最後掙扎的境地，許多人雖然還未完全絕望，已感到無事可做了。不是別的，沒有機會。然而，還有一些人自己去搜尋，自己去找！』老婆不禁也歎息起來，伯駿是很少見過老婆歎息的。

『至於你呢？』他停了停又說：『暫時還是不必和家庭怎麼樣，依我說，你愈恨你的父親，不是嗎？其實，那樣的人現在多的很。此外，他還是你的保護色呢。』

『我現在不知怎樣心情變幻得利害，這種微溫安穩的生活漸漸過不下去了，怎麼辦？……我想，我終會有一天會逃亡的！』

『唔……』

在這次談話之後，伯駿的行動也和老妻一樣，不大上課，不知整天跑些什麼。

古城中異樣的空氣和伯駿的急迫工作有著等速度的發展，一般市民對此却都無感覺。在大體上，這裏的情形還是太平的，人們還是盡情的享樂。

自從一個要人宅裏做了一次大壽之後，一切繁榮古城的事情便都來了。除了許多不上稅面運來發賣的消耗品日漸增多之外，兩星期內就增加了土藥店四十八家。

土藥店原來是發賣中國藥材的舖子，現在却變了質，裏面設了鴉片煙燈。大家只看見小胡同裏擁着雨前螞蟥封穴一樣的來往顧客，最刺目的是有些穿西服的，夾皮包的，袖子上粘着粉皮灰的，……他們從那裏來呢？類似有點兒知識的人一看見這種現象就要打寒戰了。

飛機不再響了；飛機掩護下的×國人却如傳染病菌一樣地潛藏在古城中佈散，他

們是進攻的第一線呵！他們報復似地發洩着他們的愚莽性格，彷彿自己的財產被抄沒，却來賭氣搗毀不相干的人的室家一樣。總之，市民一見他們，便悄然溜向一邊去了。隨着他們來的，還有一種核酷鹽。

伯駿開始感到這種危險的襲來，彷彿親眼看見有一隻巨手將這座古城連同它的居民扔下深淵去。

他覺得這種現象雖然不過是災變的整體中的一部分，但是在一般愚民或日日在動搖的人羣中，喪掉他們的心志和體魄，最是可怕。他覺得這種事情弄得太久了，人們受體力和智力損失的制限，遠能担起什麼抵抗的責任呢！他覺得很悲哀，爲中國，爲中國民族的命運。當他十分氣憤的時候，老蒙永是對他說：

『不要忙，機會總要來的。』

『這城市裏不是無事可做嗎？』伯駿焦急得很。

『到鄉下，你知道鄉下也是不得了，什麼毒物都幾乎可以買賣，至少是半買賣的。』

到鄉下，伯駿對此有着一種好奇心；同時離開他的家了，他覺得是足以有爲的。

『不過，現在還不成，農村裏還是呈露着半穩定的狀態，不夠覺悟的條件。』老婆又這樣說了。

可不是嗎，伯駿也想起來了，前次有事到口北去，順便調查一下農民狀況。結果很沮喪，因為他們的民族意識不容易激動起來。

所以，到民間去做工作真是不易！你沒有生在一個良好的國家，沒法說嘴；假若你走得愈急進些，便是自己的國家也要丟棄你了。

『等着機會。』無論如何，這聲音當是在他的耳旁迴盪着。

終於一天懷均帶來一個惡消息，那是一個故事，這故事關係着幾條人命：

距離P城三四百里有一個不開化，和鄉僻差不多的平等縣，去年冬天因為某方面的力量，有人到縣裏去資核醴鹽。當地對於這種營業一向是嚴格禁止的，因為核醴鹽無

論到甚麼地方，那地方沒有不破壞的。可是他們不僅要求發賣，而且請求保護；結果爲了種種關係，便是大家都默認了。

於是，種地的人一天天地減少，無業游民一天天地加多，死亡率和竊盜案也增加起來，最近也和伊城一樣丟失許多五歲到七歲左右的兒童。鄉民的憤慨起來了，這正是一個好機會。

這一夜伯駁和姜勻都沒有睡。講了許多，商量了許多，却都沒有淚。

桑葚

這天以後，X學校走失了兩個學生，雖然不敢正式登報宣佈，一切搜求的法子都用盡了，結果是毫無所得。家長嚷着要起訴校長，一天裏東鑽鑽，西鑽鑽，所希望的是『不自了』。

五

平等縣境內有一個叫做平水的小小的鎮市，四面受着山環的包圍，由西面的山峽

中吐出來匹練也似的水帶，這水帶奔突過了幾個山峽，從茂林中湧出，偏着這個鎮市的南部緩緩流去。這鎮市的土城早已圯壞，成了廢墟。除去紫霞張掛在東方，或夕陽殘落在西山的時候，有幾個牧牛的小孩子，緩緩地吹着口笛，驅着牛羊踏過城墟，這時還算是有它的存在；其實這裏的居民早已忘懷了這個城，忘懷了這個城鎮往昔產生過的英雄。城墟的南半壁就是那條水流，名字是叫做西河的。西河不知是從什麼時候有的，只知道這條水算是平水人的生命線。就是從平水鎮祖遺的傳說中也找不出西河水災的敘事來，據說這條水是受過暴封的『銷精鐵底』不會鬧壞事。

人口雖然不多，靠着這條水吃飯的却要佔到十分之八九。河裏產魚和蟹，周圍幾百里的麥田，棉田，玉黍田，……都要靠它的灌溉。所以無論天是怎樣的旱潦，這裏的農民是衣食不缺的。民元以來，中國內地農村都破產了，它這裏還過着太平日子。

手工業呢，是以土布和草鞋爲主的，洋貨還沒深入腹地的時候，他們是感覺不到破產的危險的。文化自然是落後，平均尚有百分之七十的鄉民沒受過教育。近幾年來雖然

有從都市來的『洋先生』開辦學校，但是他們因為沒有錢，沒有時間，沒有用處，而且懷着疑懼的原故，所以去的人很少。

最近一二年開始感到不吉的兆頭了。種地漸漸吃不飽，連種子都要換了錢去納稅。不知是什麼地方打杖，上千的大兵駐在這裏就不走。後來壯丁除了當兵之外，有一半都跑到都市裏去謀生，可是回信來說還不如在鄉下好。

從去年起，就有一些語言不通的男人，女人，小孩子，老頭兒，到這裏來作買賣，大家都把他們叫做『黃毛子』。他們賣的像似一種白鹽，見了火就冒白烟。起初人們不敢去買，後來有人買來裝在紙煙裏吸了，覺得很舒服，於是便有許多人吸起來。一天，兩天，……結果弄得不吸便鼻涕眼淚地攤做一堆。這些壯夫，看着他們的田園荒蕪，他們再也沒有經營的力量了。

從前以後，鎮裏的唐陵景象完全消失，夜裏關着門還有人跳牆來偷竊，許多事情丟在那裏，有力氣做事的人不多用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事情越來越利害，竟使這塊樂土要改變它的顏色。

忽然一天鄉裏好像是感到大難臨頭一樣，路上的人紛紛交頭接耳。原來是要修路，要修千百里長的大路，並且這條路要沿着西河穿過這城鎮。這足以使住民感到極大的恐慌。築路有什麼必要？他們自然不知道，他們却知道他們的田地要被救沒，他們的生命總要斷絕。

然而，公家的事情原來有一部分是說做就做的，所以田地不必問，生命總不必問，只問修路是不是公共事業！天哪，自然是嘆而且這種有益的公共事業還有人敢來反對嗎？於是，這條長蛇也似的大路緩緩地沿着西河向東爬行。它吞噬了田園，吞噬了居民，吞噬了茅屋，吞噬了平水人的魂靈！

水邊上本是細民居住的地方，雖然狼狽不堪，然而他！只靠著這低低的土牆，作為他們惟一的蔽身的所在。一下拆去了，真比掘了他們的祖墳還厲害！他們搶地吃天，可是沒有一點用。

這其中就有一個劉老太婆，他祇有一個人，丈夫和兒子早已死去，生活只靠那一間土屋和半畝菜園。現在大路就從她的土屋修過，自然是什麼都沒有了。他要投河，却被人拉到拘留所裏關了十多天。

有一個住民名字叫王六，他和劉老太婆遭遇相同的命運。因為修路，他也被了產。可是他終是一個壯丁，他覺得活路是有限了，除非去當土匪！但是，這裏又是太平的地方，沒有機會！他恨然而也無法。他讀過幾天書，平書鼓詞他都看得懂。

新路修成的時候，他杜撰了兩句歌詞：

『新路修不久，

人民遍地走。』

他到處唱，引得村童們也唱。有一次保衛團聽見了，抓了他去打了一頓棍子，說他是妖言惑衆！他再也不唱了，心裏想：

『終有一天會是老爺的天下！』他恨着機會來得慢了。

一天早晨，王六帶了空口袋，到集場去買玉米麵。他已是三天沒有吃飽，買麵的錢是昨夜借到的八十枚。

一路往前走，口裏哼着不完整的民間小曲，零亂思想浮到心裏來。

『四斤，……今天三斤，……明天，呵明天！……見到趙勝或是二爹，……敢情，那可好。……送到大門內，噯，噯，噯！……』春風拂着他的耳朵，他的腳步踉蹌了。

『噯，噯，噯，我的哥呀！……呀！……』猛地一塊石頭拌到他的腳上，幾乎來了一個馬屁。他一鎮定，面前原來已是集場了。

他揩了揩頭上的汗，用口袋掙了揮衣襟上的浮土，緩緩地趑趄上前去。

『王六，您早呀！』他一看原來是小順子，還用那半尺長的短烟袋指着他呢，嘴巴上都是唾沫，旁邊坐着老二。

『你這小子閒着沒事做……你的牛呢？……呵，張二哥，您早！』

『六兄弟，才來呀！』樸實的農民張老二一笑，臉上打着許多皺。

『六叔！六搖籃要什麼時候才得娶來？』狡猾的小順子眯了眯眼。

『你道小猢猻，留着你的屁話吧！』

『今天集上的人爲什麼這樣多？』

『兩千多吧，附近地方的人都來了，你看還有老太婆和小孩子！咳，這年頭，你看，誰家還有吃的！……六兄弟，我老了，若不然，早就丟開這塊窮地方了！』張老二搖頭，王六看見他的鬍子還是那末六七根。

『你道小猢猻，二將！』

『不要講笑話吧。六兄弟，你知道，我家裏還住着兩個客人，怎得了。』

『不是你的外甥嗎？』

『外甥，是的；還有一個小夥子，叫王什麼……呵，人倒好，說是來玩玩的。我看不是，怕是傳洋教的。』

他們只顧談着話，集場裏的人聚得密密的。

陸地起了一陣呼喊，在這黑壓壓的人羣中搭起來兩個台子，不知是誰在哪裏抗來四張高椅，台子就這樣容易地搭起來了。

『又是傳教？』王六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早已有兩個人跳上去了。

一個是張老二的外甥，還有一個是漂亮的小夥子，雖然衣服也很不整齊，皮膚却比一般人都要白些。

『是你家來的那兩個小子吧？那個不是你的外甥嗎？』王六說。

人羣直往一處擠，好像正月十五看花燈；張老二一回頭，不見了小順子。小順子和刺蝟頭在人羣的外圍攔着不讓人走散，他們好像看羊的犬。

『諸位叔叔大爺，安靜些！我好久沒有回家了，今天要和叔叔大爺們說幾句話。』

張老二的外甥站在高椅上，兩手攏在一起，作爲講演的號筒。

『三年沒見，這小子更會說話了！』王六咧咧嘴。

「……我們大家都來趕集，集上的好東西雖然不少，摸摸我們的口袋，空空的，大家一盆火似的到這裏來，買的賣的，買的沒有錢，賣的不够納稅的。」

「這些話我都知道，用着你……」旁邊有人推了王六一把，他把後半截咽下去了。

「……叔叔大爺們，我們往常過的不是很好嗎？想想十年前我們是什麼情形來！」人羣都靜住了，彷彿有什麼穿過他們的心，有什麼事從他們的眼裏迸出來。

「媽的，我快要餓死了！」王六的憤慨聲音。

「……空發脾氣罵人，都是沒有用……怪縣裏嗎？縣裏怎能作主呢？誰讓縣裏來做的，中國人對中國人你們知道中國人是被誰管轄的？我們不必反對中國人，要反對背後的那毒惡的東西！」

「那種人我最恨，八成就是黃毛子！」王六說了，張老二沒聽見。

「……你瞧，我們本來活得好好的，他們弄來些鬼貨物不讓我們織布編草鞋了，他們的花布和膠皮鞋賤麼，我們有好身體，吃得苦，耐得勞，他們害怕，便弄了些洋藥來，讓我

們吸着舒服。看，我們的身體一天天弱下去了，什麼都不能做了，肩不起槍，荷不動鎗，……我們還能活嗎？……看，我們丟了多少小孩子！

人羣中有握拳的了，有瞪眼的了，有落淚的了。

『況且近來又修這條路。』講演的人接着說。『你們知道這路是做什麼用？是讓我們走的嗎？不是爲了他們運兵打仗呵！中國兵的氣，我們受够了；那種兵的罪更要難受呵！所以，叔叔大爺們，想想吧，我們將來怎樣活？』

『打倒×××！』小刺蝟頭的聲音，王六是熟悉的。

『誰要給我槍，不去幹，是文人！』王六的眼裏塞滿了血。

人羣一浮動，年老的人歎息，年輕的人罵街。

『父老們！』站在眼老二外甥旁邊高椅上的那個年輕人說話了。『你們都明白了，不錯，亂起關不成，我們要有辦法。一個人誰能去打倒，活着是大家的，死了也是大家的，辦法也得大家想！』

『找縣裏去！』王六喊。

『縣裏管得了嗎？縣裏要管得了，我們何必費這份勁！……』年輕的接着說。『我們應當自己想辦法！我們應當想法不要人家管，自己聯合起來，一個人是辦不了事的，我們要大家！大家有辦法，一個人還成問題嗎？活着大家活，死了大家死，我們要有決心！我們要自己聯合起來，自己做，自己活！不好的事情，大家來取消；不好的人，大家來除掉！……就是我們這一鎮的人，也還不夠，還要到遠處去聯絡！然後，我們再說「打倒」。所以我們得有自己的農夫，自己的工人，自己的兵；不然是不成的。』

『別人我不管，抗槍桿，我不抗是丈人！』王六喊。

『王六哥說得對！』許多壯漢的聲音。

『好吧，王六叔，』張老二的外甥說。『這件事情交給你了。到別的鎮上去有誰呢？』
下面有三十個人舉起手來。

『也好，趙四伯，張二伯，……還歸你們了！』

羣衆的健強步伍，盪起塵沙來，太陽從東方射來，土地都咆哮了。西河簫聲驚奇的眼，
潺潺的，彷彿在讚嘆着這地方有史以來所未聽見的故事……

『高台上的兩個年輕的是誰呢？』讀者要問了。
就是一個月前在古城走失 姜勻 和 王伯駿。

五，卅，一九三六。

\$0.40